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三

明 何楷 撰

周共王之世詩一篇

綢繆刺密康公也康公從恭王遊于涇上有三女奔

之詩人託爲其母之辭以刺之

周語云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

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衆

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列

女傳稱康公母姓隗氏按路史國名記載赤狄潞氏皆隗姓潞氏後爲晉所滅是詩乃周畿內詩而入之唐風者倘亦以康公母族後入晉故歟詩言三星言粲者又言邂逅非三女同奔之事而何

綢繆束新

真韻豐氏本作新

三星在天

叶真韻因翻

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真韻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同上

何繆也繆說文云泉之

十絮也今按綢右施周周者密也綢繆連文當是以十絮之泉周而束之毛傳所謂猶纏綿也孔穎達云綢繆是束新之狀新解見漢廣篇曹氏云詩人每以新喻婚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新者析于彼而合于此有婚姻之義焉蘇轍云合異姓以爲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之解有二毛以爲參參爲白虎宿見于十月而中于正月鄭箋及朱傳

皆以爲心心爲明堂火星見于三月而中于六月今未  
知此詩果何所指也在天謂初昏之時始見東方也嚴  
粲云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綢繆  
東薪仰而見三星則在天陶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語意同此取興三星亦三女同奔之况耳妻象月妾  
象星唱彼小星三五在東正同斯義今夕謂今此三星  
在天之夕也曰何夕者訝之之辭後倣此良人夫也孟  
子謂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是也子兮子兮稱女之辭  
也因此女來奔故重言之以致其諷動之意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今也不繇其道而妄委身于人雖稱之曰良  
人恐未必終爲汝之良人也將如此良人何  
哉易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此之謂也  
綢繆束

芻

叶尤韻側鳩翻亦

三星在隅

叶尤韻魚侯翻亦

今夕

何夕見此解

釋文豐本俱

迨

叶尤韻戶鉤翻亦叶有韻  
狼口翻釋文豐本俱作靚



下子兮子兮如此邂逅同賦之興也芻說文云刈艸也其字象包束艸之形配

不以正猶之束亂艸而已隅毛云東南隅也朱子云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二字說文合解之云不期

而過也見此邂逅合密康公與三女而並言之子兮子兮上子指康公下子指三女也如此邂逅何知其必不

終也 綢繆束楚叶麋韻讀如此主綢 三星在戶麋韻今夕何夕見

此粲者叶麋韻當古翻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同賦之興也楚

一名荆也解亦見漢廣篇楚在衆薪中特為翹起故以興粲者見其美異于他女耳漢廣之詩曰翹翹錯薪言

刈其楚雖所取不同然寓意相類戶朱子云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通作奴說文云三

女為奴奴者美也子兮子兮曉悟康公之辭也小醜備物終亦必亡而已矣其如此粲者何哉先主女來奔而

言故首云良人既則主康公與三女相見而言故次云  
邂逅既又主康公受三女之奔而言故末云粲者黃省  
曾云密康公室家久矣又濫取奔女  
而勿受厥母之誡則其覆宗也固宜

綢繆三章章六句

序以爲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  
不得其時焉申培說亦云晉亂

民窮昏媾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朱子謂此但  
爲昏媾者相得而喜之詞首章婦語夫次章夫婦  
相語末章夫語婦三說之意皆同然末章言粲者  
於義何居豈其國亂婚姻失時而仍能備妾媵耶  
子貢傳  
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四

明 何楷 撰

周懿王之世詩一篇

還刺荒也齊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出序

哀公名不辰太公四世孫後朝周為夷王所烹因紀侯之譖也宋衷云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按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金履祥云詩之時世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小雅多有

刺詩序皆以為刺幽王大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考  
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刺哀

公之詩  
隸之

子之還

叶先韻自宣翻齊詩漢書水經注豐氏  
本俱作營云營丘也韓詩作嬾云好貌兮遭我

乎

說文作于漢書 猛齊詩漢書崔靈恩集注豐之閒  
齊詩俱作序 氏本俱作嬾呂氏注作嬾之閒先

賢韻居 翻今並 驅釋文作馭豐從說文 兩肩先韻說文釋文  
本作馭後同 從說文 兩肩俱作研豐氏本

猶作兮 揖我謂我儂先韻韓詩豐氏賦也孔穎達云三  
俱作卷云好貌 兮章皆士大夫相答

之辭還通作媠說文云材緊也所謂便媠也鄭玄云子  
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遭說文云遇

也徐錯云猶也若行復相值也 猛齊山名字从山从  
犴按犴之為義犬性驕也此山當是獵犬出沒之所故

以狂也董氏云考于地記懷猺巒皆山名在齊之郊故  
諸書或異間近也與猺山相近也並說文云併也即子  
與我也驅驅馬也從逐也張揖云獸三歲為肩不定其  
為何獸也或以為即猺說文云猺三歲豕肩相及者詩  
獻猺于公是也揖我謂我儂譽辭也儂說文云慧也孔  
云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  
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嚴粲云  
以子之便捷乃揖我謂我甚儂利也如子之能尚且見  
推此自矜于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章潢云子之還兮  
已譽人也謂我儂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  
也詩人直述其詞而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  
矜誇之俗昭然不容掩矣又班固云此亦其舒緩之體  
也

子之茂

叶有韻莫後  
翻豐本作戊

今遭我乎猺之道

叶有韻  
他口翻兮

並驅從兩牡

韻有今揖我謂我好

叶有韻許厚翻兮

賦也茂盛也  
謂年華壯盛也

猶今言茂齡也道者適狃之路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  
壯說文云畜父也亦不明言其何獸好美也猶言其年

力恰與彼  
子之昌  
韻陽  
今遭我乎  
狃  
章豐本首章作嘽次  
章作狃此章作嘽

之陽  
韻  
今並驅從兩狼  
韻陽  
今揖我謂我臧  
韻陽  
今賦也昌  
說文云

美言也每相稱譽是其言之美也山南曰陽初猶近狃  
既而適狃此則在狃之中矣陸佃云狼物之尤暴戾者

故詩以為後豺祭狼卜又善逐獸里語曰狼卜食狼將  
遠逐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

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知如此許慎云狼似犬銳頭  
白頰高前廣後陸璣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

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按  
爾雅云狼壯獾北狼其子獾絕有力迅狼為總名分之

則有獾狼獾迅四名然狼之名獨歸之北者羅願云鳥  
之類雄摯于雌獸之類北猛于壯以乳獲其子非可得





者深矣曹植樂府名都篇有云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  
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  
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此正與營之詩同意蓋刺時人  
遊聘之樂也鄧元錫云還刺禽荒也言  
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旨哉

還三章章四句

韓詩篇名作嬾齊詩子貢傳申培  
說豐氏本俱作營子貢傳云齊

俗習于田賦營申培說云齊俗好田君子刺之朱  
傳云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如此皆不著其世  
愚以序及宋衷兩說脗合  
皆以爲哀公時事故從之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五

明 何楷 撰

周夷王之世詩三篇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出序 焦氏易林云汎汎柏舟流行不行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孔叢子載孔子

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按頃公時事無所考據史記衛自康叔封為孟侯子康伯立六傳至貞伯俱降封伯貞伯卒子頃侯立厚賂周夷王復命為侯以諡法考之墮廢社稷曰頃則謂其時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者理或然也

汎彼柏舟

尤韻

亦汎其流

尤韻

耿耿不寐如有隱

文選注

憂

尤韻微我無酒以敖

釋文一作遨

以遊

尤韻

賦也汎浮也柏木名

比

說文謂之鞠爾雅謂之掬陸佃云襟記所謂暢曰以擣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竹竿之詩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之詩云汎汎楊舟是則松楊皆可爲舟而此獨言柏舟者以柏木內貞外固故賢者取以自况後章匪石匪席之心內之貞也威儀二句外之固也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汎汎然流于水中喻已有濟世之才而不見用也又嚴粲云舟以喻國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于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亦汎其

流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亦適耿耿杜林云光也朱  
子云耿耿小明顯之貌也輔廣云人所憂則其心耿耿  
然惟于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  
下字不苟如此惟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如有隱憂  
者沈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微之言  
非蓋音近也遊說文云出遊也从出从放以出放爲遊  
蓋會意也非我無酒可藉遊遊以解此  
憂而此憂似非酒與遊遊之所能解耳  
我心匪鑿釋文

作監韓詩  
外傳作鑑

不可以茹御韻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御韻薄言往

愬過韻逢彼之怒過韻賦也鑿鏡也所以察形如方言  
云食也吳越凡貪食者謂之茹故其義

又訓受取吞納之意詩柔則茹之是也解見蒸民篇歐  
陽修云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蓋鑿之於物納影在  
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我心匪鑿不能善惡皆納  
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在側

之羣小而獨不過也韓詩外傳云君子潔其身而同者  
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  
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莫能以已之矚矚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  
以茹此之謂也兄弟指僚友言據說文云杖持也猶言  
依也薄發語辭想說文云告也逢說文云遇也彼彼兄  
弟也怒說文云恚也共事兄弟不與我同心意嚮既殊  
則言不相入故往想以情而反逢其怒猶離騷所謂申  
申詈予者也上章言上不得于寮友也  
君此章言下不得于寮友也

我心匪

列女傳作非

石不

可轉

叶銑韻

也我心匪

列女傳作非

席不可卷

銑韻也威儀棣

棣

禮記釋文作逮

不可選

銑韻朱穆也

賦也轉說文云運也

莞蒲曰席卷本曲鄰之義

因爲舒卷之卷此承上往想逢怒而言小人之惡君子  
曰何爲斯踽踽涼涼然君子終不以是故易其所守于

是自誓亦我心非如石然石可轉我心之專一不可轉也我心非如席然席可卷我心之專一不可卷也劉向云言守善篤也棣通作逮說文云及也威儀棣言其威儀之所汎及者衆多之辭也故毛傳訓棣棣云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賈誼云夫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左傳北宮文子亦云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愚按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漢書作斗筭之徒何足選也故以不可選爲衆若如字解則選乃簡擇也言威儀棣棣然盛各有常度誰可容吾簡擇而自貶以苟合乎故孔子引此詩而以爲無體之禮也是道也非大德不踰閑而細行必矜者其孰能之詩之好憂心悄悄韻温于尹文子羣小韻覲釋文豐仁如此

閱既多受侮不少

韻

靜言思之寤

說文

辟

爾雅

作擗

陸

有標

言外不理于口也

賦也

上章言內不失乎已此章

徐錯云憂思低小也

溫說文

云怒也

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于

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趣則嘗

疾視于君子故君子憂國之心

也昔者孟子誦此詩而以孔子當之而孔子亦曰小人

成羣斯足憂矣觀遇見也

說文不少者不一而足也

小人得志則為讒譖以害君

子既可哀憐矣又復從而傷之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

小人之衆也靜說文云審也

言曰寤辟通作擘說文云擊也

而思念之每寤覺之時但自撫其手以拊心而已蓋為

傷其過也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自

日居月諸胡迭

韓詩作裁

而微

韻

心之

傷其過也

憂矣如匪澣衣

微韻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微韻

君象月臣象居

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左傳云忽諸皆語助也迭說  
文云更迭也微本隱行之義嚴云謂不明也日月食則  
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也言日食朔  
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為更迭而皆微乎喻衛之君若臣  
并昏也匪通作非澣說文云濯衣垢也匪澣衣謂垢污  
不濯之衣鄭玄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愚按如匪  
澣衣猶孟子所謂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者又蘇轍  
云憂之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亦通奮說  
文云翬也翬者大飛也不能奮飛言不能如鳥大奮翼  
而飛去也雖含垢忍辱如此然以義則不可去以情則  
不忍去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此即箕  
子我不顧行遯之意若夫屈原事楚不忍其憤懷沙自  
沈此猶賢者之過賈誼不見用于漢文弔湘作賦乃曰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心可轉而卷矣



意序以作此詩者  
爲仁人誠仁人哉

柏舟五章章六句

韓嬰以爲衛宣姜自警所作劉  
向列女傳亦云衛宣夫人者齊

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  
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  
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  
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  
作詩愚按衛宣姜生子壽朔至城門而衛君死豈有  
昭伯左傳記載甚明今云至城門而衛君死豈有  
兩衛宣乎又他日向上升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  
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則又解之曰小人成羣  
亦足愠也夫非即向之言哉何其與序合乃爾乃  
朱子本列女傳之意而以爲此婦人不得于其夫  
之詩遂疑莊姜所作政坐爲毛傳篇次誤耳然章  
首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愚未敢以爲然申

培說以爲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考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使管蔡監之是詩固邶風也篇中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似是惡管蔡之詞至如威儀棣棣觀閔受侮等語皆與康叔不類至子貢傳則謂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叛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考史記明言武王封管蔡之時康叔尚少未得封及周公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遺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則所謂康叔先受封及不從管蔡之亂者皆未足信

北門仕不得志也亦衛頃公時之詩

序云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

臣不得其志爾朱傳亦云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  
不得其志愚按柏舟之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所  
謂兄弟指僚友也此詩言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  
室人亦指僚友也其語意固已相類又史記載衛自  
康叔後六世俱降爵爲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  
始命衛爲侯此詩云王事敦我意必曾有遣使往周  
之事故以  
王事稱耳

出自北門

叶真韻眉貧翻亦  
叶先韻謨連翻

憂心殷殷

叶真韻於真翻  
亦叶先韻因蓮

翻釋文

終窶且貧

真韻亦叶先  
韻頻昏翻

莫知我艱

叶真韻渠巾  
翻亦叶先韻

經天翻豐

已焉哉

叶支韻將其翻韓詩  
外傳作亦已焉哉

天實爲之  
支韻謂

之何哉

叶韻見上賦也自從也舊說謂北門背陽向  
陰故借爲事暗君之况然以下章我入自外證

之則亦不過因征役出此門遂賦之以自歎耳殷通作  
慙說文云痛也所痛心者非一故重言之若下文所稱  
是也終者自始至今之謂竄說文云無禮居也徐鍇云  
階阼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貧說文云  
財分少也終竄且貧二事之辭竄則無以為居貧則無  
以自給也艱爾雅云難也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  
然矣諸臣亦如之嚴祭云仕不得志誰知我遠役之艱  
苦者蓋從事獨賢之歎也已焉哉言固不見知于人亦  
無望于人矣鄭云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  
孔云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于已薄矣猶云勤身  
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愚按此與柏舟  
篇末言不能奮飛意正相似定是一人之作莊子云夫  
仕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王事適陌  
韻我

政事一埤益  
韻陌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韻陌我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哉之韻見首章來于王所者皆謂之

賦也凡以事往

云之也政事謂本國之政事如兵甲財賦內外盟會之類一猶皆也

事既適于我矣衛國之政事又皆一切增益叢集于我矣我入自外者我行役自外而歸也

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謫責也蘇轍云言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瑕疵而譴責之言勞而不免于罪

也謂之室人者在內而不事事也舊以室人爲室家之人交徧謫我如周書所謂弗能有好于而家者亦自可

通但專以歎貧爲言于義似淺

王事敦

魚回韻

我政事一埤遺

韻叶灰

回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

反韻釋文作惟韓詩豐本俱作謹

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哉之韻見首章云怒也韓詩云迫也

賦也敦說文蓋督促而

不能剖其意則怒也遺通作貽說文云贈也適者始辭  
敦者極辭益者畧辭遺者盡辭推說文云擠也一云捫  
也皆挫抑之意

北門三章章七句

子貢傳云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故賦此詩然以武庚之事爲

王事是豈明于義者耶申培說以爲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彼但見此詩在邶風中故云然不必有所據

北風賢者去國也亦衛頃公時詩

愚按此與柏舟北門二篇皆爲僚友

不睦之語而或去或不去異矣所以繫之頃公者柏舟之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過小人在側此詩亦足以當之

北風其涼

韻陽

雨

去聲

後同

雪其雱

陽韻

作雱

穆天子傳注

雱

文作雱

惠而好

韻

去聲

後同

我攜手同行

叶陽韻

其虛其邪

叶魚韻

祥余翻爾

去聲

後同

我攜手同行

叶陽韻

寒剛翻

其虛其邪

叶魚韻

祥余翻爾

徐

既亟只且

叶魚韻

子余翻

興也

北風

寒涼

之風

程子

云

四時

之風

則養物也

秋而自西

則成物也

冬而自北

則殺物也

以

起興

自上而下

曰

雨雪

說文云

北風之殺

害萬物

故以起興

自上而下

曰

雨雪

說文云

凝雨

說物者

本

作雪

以雨

以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雪雨

之可

掃者

亦能

淨紛穢

若

雪也

省

作雪

釋名云

雪蓋

云急也。只且語助辭。孔穎達云：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莫不盡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又鄧元錫云：內經四時有經風，風從其方來曰實風，主生養收藏，從其衝若前後來曰虛邪。賊風犯則傷人。按此解於虛邪二字亦合。但章首以風雪並言，不應咏風遺雪耳。况末章亦有此二句，而章首並無北風之語乎。

北風其喑

古文作

雨雪其霏

微韻列女傳作霏

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

微韻

其虛其邪，前既亟只且

見前

作偕說文云：強也。

霏，霧也。雪落急也。毛傳云：甚貌。謝枋得云：喻禍害愈急也。又陸佃云：霏，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喑者，其和也。自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侯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喑雪以其霏爲後，雖理亦可通。然恐非詩意歸。

擬歸家而退休也

莫赤匪狐

虞韻

莫黑匪烏

虞韻

亦叶麻韻於加



翻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麻韻韋昭云古惟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按章首二句同

用虞韻則此亦當叶虞韻讀如駒恭于翻謂漢後始有居音者恐未然

其虛其邪既亟只

且邪且韻見首章比也狐獸名似犬赤色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之鳥鳥名一名鴟黑色其字象形林

罕以為全象鳥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狐烏皆不祥之物狐之類皆

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繇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以况衛之諸臣

同惡相濟無有出于其類者陸佃云狐羣者也烏合者也又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離後必相咄詩人每引

以刺者非特譏其為惡如一亦以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一說嚴粲云最赤者狐最黑者烏見其色而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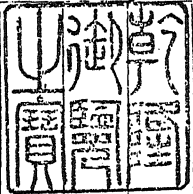
矣猶衛之無道不難辨也宜速去亦通程子云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詞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愚按只

因此一語故疑爲  
仕于衛者所作

北風三章章六句

序以爲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  
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子謂詩爲君子見幾而作非百姓相攜而去今  
按末章有攜手同車之語則其非賤者可知矣子  
貢傳中培說皆謂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豐熙附會  
其說指爲管叔不義而衆叛親離也然味詩意實  
不爾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蔡漸盤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六

周厲王之世詩十篇

明何楷撰

漸漸之石將士苦東征也

竹書紀厲王三年淮夷侵  
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

克是詩之作疑在此時也

淮夷在東方故篇中有東  
征之語深入苦雨師入扶病  
不暇其不能克敵可知

矣

漸漸

陸德明本  
子貢傳申培  
說豐氏本俱作漸漸

之石維其高豪韻矣山川悠

遠維其勞

韻

矣武人東征不皇

朱傳大全俱作遑後同

朝

叶豪韻直高翻

矣

賦也首二句以遠言漸漸於石義難通釋文作漸然考說文無漸字疑但通作斬言石之森立其狀如

斬截然也劉彛云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

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也悠本憂思之義借以爲長遠之意山川悠遠者劉云其山窮者川

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勞說文云劇也謂疲倦也程途遼邈我行將倦此

初行而懸擬之辭非已行而倦也武人鄭玄云謂將率也東征者受王命東行而征伐也皇通作遑朱子云暇

也按遑本訓急或訓爲暇者蓋反言之猶亂之爲治也覲君曰朝周禮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不皇朝

就道之時言嚴粲云雖在勞苦之地不忘君也

漸漸

豐本作

之石維其卒

叶質韻  
即聿翻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

叶質韻莫

翻筆矣武人東征不皇出

質韻矣

賦也卒毛傳云竟也孔穎達云漸漸然險峻之山石

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徧歷此石也沒者沈滅之義猶

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仍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

時而可盡也一說萬時華云沒字狀深箒懸洞杳杳深

入之意曷何爲也杜子美詩行色遶隱見人烟半有無

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可想此景亦通不皇出矣朱

子云謂但知深

有豕白蹄

豐本作躡烝涉波

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皇家矣蓋因春秋

豐本於此章之上又有一章其辭云馬鳴蕭蕭涉彼

矣

矣

久已

詩經世本古義

二

有月離于箕風揚沙之語而妄益之其膚鄙可笑如此  
賦也豕彘也姤初六云羸豕孚蹢躅說文訓蹢爲住  
足訓躅則但曰蹢躅毛亨孫炎皆訓蹢爲蹄今以意詳  
之則住足之訓當分屬蹢躅兩字足即蹢所謂蹄也蹢  
當訓住其音類也蹢爾雅亦作蹢云豕四蹢皆白豕鄭  
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白蹄其尤蹢疾者孔云  
駭與豕字異義同駭者蹢疾之言白蹄名之爲駭是蹢  
疾于餘豕羅願云在十二肖皆配十二支故已象地豕  
象亥史晉師伐齊以巳亥爲三豕是也今既从豕又从  
亥者蓋北方之卦水洊至焉豕爲水之畜又應於水  
爲能充其類故在物以豕在氣以亥炁本火氣上升之  
義故又訓爲進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波說文云水  
涌流也韓詩注云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陸佃云說卦  
坎爲豕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羅  
云豕之性能水牧豬之所必在水草之交故豬以  
豬所食息也天將久雨則豕進而涉水波白蹢尤其蹢



進者故先進焉愚按涉以流言則是水流涌盛足見雨澤之多非以涉波爲雨兆也或疑此豕爲江豚今按江豚乃風信于雨無與離通作麗易訓離爲麗謂相附也亦通作儷月令宿離不賁注讀如儷偶之儷謂相偶也畢二十八宿之一解見大東篇孔云以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壅塞明而定則天下安朱子云畢是灑魚底又網灑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諸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俾使也滂說文云沛也沱本水名今訓以爲水貌按沱字右施它它者蛇也當是以其水之蜿蜒而來有如蛇然故施它也漢書云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孔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日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以爲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西方金

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  
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繇已之所  
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五行傳  
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  
言視聽思爲次鄭繇此故言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  
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也燠火  
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  
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  
好也按此說五事庶徵所屬與蔡沈書傳不同存以備  
考家語云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  
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  
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以此知之論衡云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  
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  
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  
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愚按俾滂汜矣玩一俾字是未雨而預料其將雨以爲月離畢實使之若歸咎于月者然與首二句言從前之多雨不同嚴云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對苦雨一事而言謂之他不皇他矣者遭逢蹇而智慮廢惟雨是憂足矣尚能講求制勝之事乎劉云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于他事哉此章在不皇出矣之後蓋已至其地特爲雨所苦而恐其不能戰耳輔廣云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事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止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

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按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殆不足信朱子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子貢傳亦云周人從征賦此而皆不能知其世申培說則直以爲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彼但知鄭在周東而不知自西周視天下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所謂小東大東是也况篇中有山川悠遠之語斷非指鄭可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出序朱傳從之託爲誠諭僚友之詞以

諷切之

鄭玄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按左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章稱爲芮良

夫之詩其說與序合序之可信如此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榮夷公輩發也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而墨子亦言厲

王染於縞公長父榮夷終荀卿成相篇亦云讒夫多  
進反覆言語生詐態爭寵嫉賢利惡忌下紋黨與上  
蔽匿上壅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  
難厲王流于羸然則縞公孰公長父蓋亦一時用事  
之人與又汲冢周書有芮良夫解其言頗與詩意脗  
合今附錄于此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子  
惟氏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  
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  
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  
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不顧道王不若  
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  
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  
弗知后除民害不維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  
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  
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爾無或如之今爾執政小子  
惟以貪諛爲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

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  
有土之君厥德不遠固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  
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  
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賸禍既裁遂弗後余未知王  
之所定矧乃攸行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  
闕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  
爵以賄成賢者箱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  
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  
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  
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自  
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  
悔將安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書序謂尚伯納王于  
善暨執政小臣咸  
省厥躬作為此書

菀彼桑柔

尤韻

其下侯甸

真韻爾雅作洵

捋采其劉

尤韻

瘼此下民

真韻不殄心憂尤韻孫鑛云柔劉憂與旬民間叶此即後世所謂輓轡韻乃知古人體無所不有愚

按篇中多用此體倉兄陸德明填叶真韻今倬彼昊天叶真韻

寧不我矜叶真韻渠中翻比也苑毛傳云茂貌侯語詞據爾雅則伊維之類旬說文云徧也按十日爲旬以周匝十日而言之故有徧之義將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云以指歷取也采說文亦云將取也愚按二

字並言義當小別蓋逐葉摘之謂之采牽枝以手循衆葉而兼下之謂之將也劉本作鎠殺伐之義桑葉雖茂

而徧而或將之或采之又或劉之三事並用則無遺葉矣喻王之於民其所以殘削之者無所不備也幽風言

采繁祁祁所謂采也言猗彼女桑毛傳以爲角而束之所謂將也言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所謂劉也歐陽修云

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于

人瘼說文云病也珍爾雅云絕也說文云盡也不殄心

憂猶曹操短歌行所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見下民  
之病故心憂也倉通作愴說文云傷也兄通作悅說文  
云狂之貌填本作寘說文云塞也憂之極而愴愴之極  
而悅至于胸鬲俱懣塞也倬說文云著大也鄭亦以為  
明大貌矜兢同音兢者危栗不安之狀人心有所憐憫  
其狀亦如之說而為矜因又訓矜為憐耳不然矜本牙  
柄之名訓憐殊難解言彼明著于上之昊天見我之憂  
寧不少加矜憐使民病獲瘳而我之憂亦因之以已乎  
民病之實備在下三章蘇轍云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  
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為比  
言周之盛也如桑柔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  
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  
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于心悲之益久而  
不已號天而訴之也又陳際泰云周之於物象瓜也桑  
也瓜甘美而善潰桑盛而柔周以忠厚立國而尚文歸  
焉放牛祖宗貽謀已弱即能延其世也然迹數傳而不



振吁柔之道固不利遠也哉

四牡騤騤

支韻 旗旒有翩 先韻亦叶真韻批賓翻陸

本作

亂生不夷

支韻

靡國不泯

叶先韻

民堅翻亦

民靡有

黎

叶支韻

具禍以燼

叶真韻

陸本作蓋

於烏

乎有哀

叶支韻

國步斯頻

真韻說

乃據時事言之

騤

賦也

首章既啓其端

次章

騤

毛云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此戎車所建禮所謂

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翻說文云疾飛也

孔云

翻是旌旂

旂

旒

旒

旒

旒

行而舒張之貌旌旗止則納之

中言其行而

翻

翻

是

旌

旒

旒

旒

旒

有翩庶民召集于兵役也愚按此必厲王時有數興征

伐之事故詩云然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

周厲王暴虐能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

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竹

詩經世本古義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書載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  
一年西戎入于天丘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  
獫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微斂數起  
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聚議而興謗召穆公以告王怒得  
衛巫使糾謗者收殺之是其事皆與詩相脗合故自足  
信鄒忠肅云司馬子長有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  
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豈  
盡可考哉亂謂兵革之亂夷說文毛傳皆云平也孔云  
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  
之靡無通泯說文毛傳皆云滅也爾雅云盡也征役繁  
興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頓盡非謂無國不伐而使  
之皆泯滅也黎通作驪馬深黑色禹貢厥土青黎史記  
作青驪可證詩書言黎民則以頭之黑髮言之猶秦呼  
百姓曰黔首黔亦黑也民靡有黎者言丁壯從軍死亡  
畧盡無復有黑髮之人也具通作俱偕也禍謂兵革之  
禍熸說文云火餘也具禍以熸連上句一串讀鄭云俱

過此禍以為儘言害所及廣孔云儘是燹燭既然之餘  
以此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愚按上文既  
言靡有黎而此尚云以儘者猶曰存什一于千百云爾  
故諸侯之國無不驛騷而王國及侯國之民皆受其病  
若此也於乎解見抑篇於乎有哀者歎而傷之言烏呼  
有是可哀痛也國謂王國猶言朝廷也步說文云行也  
頻者說文以為入臨水崖頻感不前而止之義則是與  
感同意言國家所行如是吾且見其日以窮迫而不能  
復有所施展矣一說蘇云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  
物者忌數動之故以國  
步斯頻為哀也亦通

國步茂資

支韻天不我將

漾韻

陽韻資

靡所止疑

支韻

云徂何往

叶漾韻

于放翻

亦

君子

實維

支韻豐

東心無競

敬韻

亦叶漾韻

其亮

誰生厲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八

叶支韻

至今爲梗

賦也

敬韻古孟

翻亦

叶漾韻

口浪

翻

也

人所齎持也將者扶持之意字以寸寸者手也疑說文云感也徂即往也徂以人之行往言下文往以所往之地言故兩文以別之曰云曰何皆疑辭也言國家數勞民動衆已殫盡其資財矣而天又不肯扶持我謂所至皆敗衄也民心洶洶慮主之未肯悛改大役必未休息乃王無所以止其疑者於是咸相與驚惑曰今又將往何處乎一說毛傳云疑定也朱子云讀如儀禮疑之疑按儀禮士昏禮婦疑立于席之西注疑立自定之貌又鄉射禮賓拜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蓋人有疑則有徘徊姑定之意曰靡所止疑者鄭云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亦通但如此屬字似大奇耳君子指當時執政者言即榮夷公輩是也維說文云網綱也繫綴之義人以手持未爲秉故鄭箋訓秉爲執秉心猶今人云立定主意者競說文云疆語也喜爭

啓釁所謂競也誰指上文君子不欲斥言之也屬本旱石之名岸之危處亦曰厲階砌之有級者說文以為陸也曰生厲階者岸之危處本無階可升今忽生一階焉以授之使之舍康莊而立于危險之地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也梗錢氏以為水上浮木壅水者今語以斷梗與浮萍飄蓬並言是也言柄政之君子實為國家之所繫維其所以執持其心者當以無所爭競為主用養和平之福誰為興兵構怨之謀以階之厲使從役之民飄泊靡定至今如水之浮梗乎左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啓吳疆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憂心惓惓叶真韻於真翻念我土為梗其王之謂乎

宇麋韻我生不辰真韻逢天俾陸本作亶叶真韻怒叶麋韻自西徂東韻會

小補云叶音丁入青韻古叶青通真靡所定處叶語韻多我覲瘠真韻孔棘

我圍

語韻賦也懸說文云痛也宇本屋邊之名因借為邊垂之義徐錯云按左傳在君之宇下是為邊

垂也念我土宇言國家之土宇可念亦如所謂日蹙國  
百里者不辰爾雅云不時也邢昺云言不得其時也逢  
說文云遇也禪說文云疾也禪怒者迅疾之怒猶云疾  
威也兵連禍結無稍停緩之時若天意所使者然故云  
逢天禪怒也處說文云止也嚴云是時鎬京在西中原  
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觀  
說文云遇見也瘡鄭云病也孔云瘡字以病而以昏為  
聲是昏忽之病按說文無瘡字當通作昏晉語鮮不夫  
昏韋昭註以為狂惑之疾是也多我觀瘡言我所遇見  
者無非狂惑之人指當時凡居位謀國者言也孔甚也  
棘通作鞮說文云急也圍通作圍說文云守之也按圍  
本圍圍所以拘罪人者今文圍圍多誤用故爾雅訓圍  
為垂舍人云拒邊垂也邢昺云守禦在外垂也孔棘我  
圍者言朝廷信任昏惑之人挑怨賈禍故我之邊垂又

甚急即史言諸侯叛王及東夷西戎迭見侵擾之事也

為謀為戩

叶質韻壁吉翻大全云叶

必亂況斯削

藥韻

告爾

墨子作女下同

憂恤

質韻墨子作郵

誨爾序爵

藥韻

墨子序爵

誰

墨子作孰

能執熱逝

墨子作鮮

不以

墨子作用

濯

覺韻亦叶藥韻

青藥

翻 其何能淑載昏及溺

藥韻亦

叶覺韻

女角翻

賦

至子如此亦將如之何哉其惟知謀知戩而後可說文

云慮難曰謀戩慎也亂即亂生不夷之亂況本寒水之

未詳其義孔穎達以為茲晉語韋昭注訓為益二解相通

故為滋也據此說則況當通作貺然以滋益訓貺於義

為迂不如依貺字本義即訓作賜耳禍亂之來若天所

與之故曰亂貺也削說文云析也儀禮注云猶殺也殺

音色界翻謂刻削之使小也言今廟堂之上特無有謀

歌定四車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改圖而後患者耳若能為謀以圖其新為莖以防其患則天之以大亂與我者將繇此漸漸削小非復不可收拾之勢矣告通作詰曉諭之意爾指執政者觀後有嗟爾朋友之語可見蓋不欲斥言王而但託之吾朋友耳恤據說文兼憂與收二義謂哀痛民之窮而收之也誨說文云曉教也序爵朱子云辨別賢否之道也張文潛云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前章推原禍亂之繇而曰誰生厲階又曰多我覩瘡故此言謀莖之道維何亦惟告爾以憂念民窮而亟收恤之然非在位皆賢者必不能代君恤民故又誨之以序爵焉以其時在位皆忍心之人故欲其取而澄汰之也執熱孫鑛云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惺云舊解執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能便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奧處逝往也濯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此



二句以比語作正意言人當盛熱之時誰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濟濯於清冷之淵用此以解其熱者比今之民困于兵革已甚惟賢者在位秉無競之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以罷兵息民而後民困可解也以濯解熱是賢者恤民作用曰誰能曰不以皆歎今之不然孟子云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左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槩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合觀孟左可得以濯之義又墨子云爵位不高則民不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邶誨女子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

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按此則即取用質比以濯舊說皆如是然意似未盡叔通作俶說文云善也使民無鋒鏑死亡之憂有安生樂業之慶善孰如之載之言則也胥爾雅云皆也溺通作休說文云沒也此二句承不以濯而言以濯解熱理勢當然既不以濯則熱終不可解其何能善哉不特民陷溺于禍難無出脫之時恐女在位者亦將與之俱盡而無脫身之地矣孟子云苟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

亡詩云其何能淑載如彼遡風叶侵韻亦孔之僂隊韻胥及溺此之謂也

民有肅心侵韻莽陸本作迸云不逮隊韻好去聲是稼鄭陸本俱作家

穡職韻鄭陸本俱作嗇陸云尋鄭家嗇二力氏代食職韻字本皆無未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

稼穡維寶皓韻代食維好皓韻文云向也水欲下達之而上也

曰邈風者流逆而風亦與之俱逆也儂說文云彷彿也徐鍇云見之不明也按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儂然必有見乎其位字義正同風水俱逆舟行難前遙瞻彼岸不知尚在何處此承上章載昏及溺而言以比人處危亂之時真莫測將來世運如何究竟猶書所謂如涉大水茫無津涯也民有肅心二句又舉當時病民之事言之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并當依陸本作迸說文云散走也一云斥逐也與大學迸諸四夷義同謂斥逐使之散去也逮通作逮說文云及也民本無怠惰之心徒以征役繁興使之東馳西竄不能及時趨事嚴云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好是稼穡四句勸諫之辭也好謂崇尚之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孔云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功加于民者也代食錢氏云代耕而食也稼穡維寶申言好是稼穡之意鼂錯有言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寶之義也韓詩外傳云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士大夫聞之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

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于外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怪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維好之好如字謂美好也嚴云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愚按好是稼穡與告爾憂恤相應力民代食與誨爾序爵相應使代食者不得其人則民亦不得盡力于

天降喪

去聲

亂滅我立王

陽韻

降此蟲賊

職韻 豐韻 本作蟻

稼穡卒痒

陽韻 哀韻 陸本

本作同豐

中國

職韻

具贅卒荒

陽韻

靡有旅

豐本 作呂

力

職韻

以念穹

蒼業是降喪也

賦中有比也 降下也 喪者亡失之謂 氏失農 兵連不休是降亂也 滅爾雅說文皆云

盡也 立王鄭蘇皆云 我王所恃以立者 愚按即指下文 稼穡是也 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 非所恃立以為王

之具而何 蠱食苗根者 惡之故呼之以賊 非二物也 解 見大田篇 季本云 此非以害稼者言 蓋借以指當時在

位貪亂之人 能害國者 鄧元錫云 稼穡國之寶也 貪人 以好兵荒之是 蠱賊也 天降蠱賊是降之 喪亂也 卒盡

痒病也 俱見爾雅 又說文訓痒為瘍 季云 天下既亂則 民不得盡力于農 故所以卒病而無成也 哀說文云 閔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也 徐云 閔痛之形于聲也 於文口衣為哀 衣哀聲也 恫 說文云 痛也 一曰 呻吟也 中國兼人與地言之 具通作

俱借也以物質錢曰贄爲其放貝于外故字从敖男子  
出附女家謂之贄婚亦取斯義其贄者言中國之人民  
相借從役于外鮮有家居者如贄物然也荒說文云蕪  
也卒荒者言中國之田地盡皆荒蕪也夫然則是不肯  
寶好稼穡而使民苦于不逮者皆此蠹賊之爲矣旅衆  
也旅力猶言合力也穹蒼天也李巡云古時人質仰視  
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念穹蒼則思所以  
挽回氣運矣嚴云羣臣無有盡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  
食者其人非好也韓詩外傳云民勞思佚治暴思  
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

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陽韻諸良翻按漢較官碑以瞻爲彰

秉心宣猶考慎

其相

陽韻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陽韻

自有肺

陸本作肺

腸俾民

卒狂

陽韻

賦也惠說文云仁也字从心从車徐云爲

惠者心專也惠君謂仁愛之君曰維此者亦諷勸

勸

勸

勸

勸

勸

勸

勸

之辭以王暴虐不敢直斥其非故姑爲異語以感動之  
後言維此聖人故此民謂百姓人謂羣臣廣韻云仰視  
曰瞻仁愛之君有所舉動必足以福國庇民故臣民皆  
瞻仰之也秉心二旬教其當如此也秉心宣猶與秉心  
無競句法正同鄭云宣徧猶謀也考通作攷說文云攷  
也撞擊之義趙頤光云凡攷索攷究並當用攷相說文  
云省視也惠君之所存心者凡所舉事必以徧謀于衆  
爲主不但不徧執一己之見亦不輕徇一二人之言既  
與衆共謀之矣然後從而參互研索之務致謹于其所  
省視者可則行可止則止不敢苟且從事也惠君之  
所以爲惠君者道固如此舊說依鄭箋以相作輔相解  
亦通但韻不叶耳維彼不順指當時執政者而言曰維  
彼者鄙而外之之辭如論語問子西曰彼哉是也後凡  
言維彼者放此不順謂不順于理自獨者言其自視唯  
有一獨而已此外天下人皆無足當意者也俾使臧善  
也嚴云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繇得善乎自有肺

賜者鄭云行其心中之所欲孔云肺腸五臟之物言之  
 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愚按肺氣最盛故劉熙釋名  
 云肺勃也其氣鬱勃也腸謂大小腸能化糟粕其所出  
 者皆滓穢耳以不順之盛氣自用故但舉肺言且所出  
 者總非良謀故但舉腸言曰自有者見其不合於眾所  
 同然也俾民卒狂者使民逐逐奔命盡皆如狂也被不  
 順者之所行惟任己見不顧民病如此而為惠君者  
 乃聽信之何哉此正與第三章誰生厲階二句相應

瞻彼中林

韻侵

姓姓

其鹿

韻屋

朋友已

譖

韻叶

陸本

作僭

不胥

韻屋

不胥

以穀

韻屋

人亦有言

進退維

韻韓

傳作惟

谷

韻屋

林中

也姓

說文

云

林中

眾生竝立之貌姓姓毛云眾多也許慎云鹿性旅行草  
 蟲經云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朋友僚寀之稱指  
 執政者後放此譖說文云愬也以鹿之相從起朋友之  
 相譖乃反興也穀爾雅云善也不胥以穀與自獨俾臧



相應言彼惟自以爲是不肯參伍衆論以求其真善之所在也意當時執政所謀者乃伯必曾力阻之既不見用而反被譖毀故云然人亦有言蓋恒言也谷兩山間流水之道也欲進而盡言則已見惡于朋友欲退而不言則又抱愧于幽獨躊躇于前却之間如皆將墜于深谷也晏子春秋云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又韓詩外傳云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捨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行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  
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維此聖

人瞻言百里

韻紙

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韻紙

匪言不能胡斯

漢書畏忌

叶紙韻渠綺翻

賦也

維此聖人亦諷王也  
聖說文云通也字从耳應劭云聖者聲也言

聞聲知情也瞻言百里者嚴云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  
於百里之外謂望之而喻其意也一說瞻言百里謂聖  
人能知微見遠亦通維彼愚人刺當時執政者愚恣覆  
反也狂即俾民卒狂之狂覆狂以喜者言民之奔命若  
狂其狀甚可憐而彼反以為喜也匪通作非非言不能  
苟伯自道也鄭云胡之言何也禮記注云忌之言戒也  
言聖人在上雖疎逖之人驟進言于前且一見而能察  
其所懷來之意然則今有以狂為喜之愚人若彼者聖  
人豈不辨之我為其所譖亦非不能指摘其為愚也乃  
於此若有所畏懼忌諱而不敢言者何也恨極而自訝

之辭徐幹云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按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不感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故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濕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竹書載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疑即此詩之  
所爲作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叶屋韻讀如  
軸直六翻

維彼

忍心是顧是復

屋韻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叶屋韻讀如  
丁木翻史記身

毒國轉爲天篤又爲竺是也

賦也此章專責執政者  
良善也求通作速說文云斂聚也迪說文云道也毛云

進也愚按書迪簡在王庭義亦同此謂導引而進之也  
忍心謂有殘忍之心者與良人對看良人以慈良爲德

主于愛民忍心以殘忍爲心主于害民亦曰維此維彼  
者與上二章所指不同乃詩人行文錯綜處然於良人

言此者則愛而內之辭於忍心言彼者則惡而外之  
之辭也顧說文云還視也復猶重也國有善人則不肯

尋覓而導進之偏于忍心之人乃顧視而眷念之重復  
而綢繆之蓋不順者之所爲如此此其所以數建貪利

之謀數興得己之役而瘼此下民也張文潛云蕩曰曾  
是拊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貪鄭

云猶欲也寧本願詞此則反而言之猶云豈肯也茶苦  
菜也解見谷風篇朱子以爲蔘謂南方人名茶爲棘茶  
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此或未足信毒說文  
云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愚按以往往而生故訓毒  
爲厚說者以爲茶蔓野葛之屬是也茶毒二字並言茶  
當比不順者毒當比忍心者以執政者唯一人而忍心  
者其類實繁故也民本喜亂至弱而強至順而險豈肯  
甘爲人所荼毒而俯首聽命乎言其勢必終至于叛亂  
以深悚惕之周語太子晉云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  
詩曰四牡騤騤旃旃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  
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  
民有怨亂猶不可遏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  
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  
諸侯猶有畔者荀子云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

惟君子爲能得其所好  
則日微其所惡亦引此詩

小人  
大爾雅注風有隧有空

大谷屋韻維此良人作爲式穀屋韻維彼不順征韓詩外

中韓詩外垢叶屋韻居六翻興之比也此承上章而

云西風也愚按此以比忍心者隧本作邃說文云深遠

也字从穴蓋謂穴之深遠者晉文公請隧鄭莊公隧而

相見其義正同說文云竅也字亦从穴一云虛也兼

此二義爾雅注云有水曰溪無水曰谷鄭云有空大谷

蓋風洞也今風洞所在有之聞之陽和有洞出風每年  
致祭而金華宋潛夫亦有風門洞碑記此類是也水經  
注亦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穴如輪風氣  
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衆風  
之門故也鄭云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  
中愚按有空大谷即上文所謂隧也此以比不順者空

谷爲大風之所自出亦猶不順之人當國乃忍心之羣  
小所繇藉以進身也維此良人維彼不順解俱見前式  
說文云法也穀即不胥以穀之穀言良人之作爲必取  
法于善道也又毛傳引爾雅云式用也言良人之所作  
爲者必用善道也征鄭云行也中中所藏也垢說文云  
濁也字从土蓋土之穢濁者言其中藏之汙穢盡爲忍  
心之人鼓動而發行之以流毒于下民亦如大風之飛  
塵揚沙然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彼忍心者有隧而良  
人無之然則雖作爲式穀而不見求迪固其宜矣韓詩  
外傳云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聲  
相扶不傷牆木不陷并窞則其幸也  
詩曰維彼不順往以出垢闇行也

大風有隧

韻真貪

人敗類韻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韻真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叶寘韻蒲寐翻比而賦也貪人指不順者言類鄭云  
等夷也敗類者言使同類之人皆將化其所爲胥而爲

貪也。地中有隧，乃大風之所從生。以比不順者當權則士習因而敗壞也。周語厲王說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怒之來，故頌曰：思又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愚按觀此，則詩所詠貪人，其指榮夷公明矣。然以此詩繹之，則所謂榮公好利而不備難者，非但聚斂倍克之謂，乃生事構釁以奪諸侯之有若孔子言患寡患貧，孟子言闕土地充府庫是也。韓詩外傳云：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



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  
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  
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按韓詩所言正爲貪人  
二字作解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郝敬云欲人聽從已  
言則以解色接對若人指陳時事誦說則警然不顧如  
醉者矣一說鄭云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孔云樂記  
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說秦  
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  
亦通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  
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繇既  
乎其猶醉也故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匪通作非良良人也覆反也悖本作詩  
說文云亂也籀文顛倒从二或謂上下反覆相惑正詩  
亂之意不用其良覆俾我悖者謂不順之人所用者非  
善人之言而彼之所言則皆反于理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使我聞之而感亂也左文元年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

而作藥韻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葉韻既之陰女汝音反予

來赫

叶藥韻閱各翻陸作赫賦也自此章而下皆自明其作詩之意朋友指貪人也與第九章義同作

嚴云即下既作爾歌之作承上章誦言如醉而言我豈不知吾言之不合于爾而復作此詩乎一說我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乎亦通飛蟲孔云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弋本訓擊通作堆說文云徽射飛鳥也獲得也鄭云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

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謀女也一  
說飛蟲喻事理朱子云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  
而一得也亦通既者已事之辭之往也陰女張子厚云  
陰往密告于女也赫說文云火赤也朱子云威怒之貌  
言女恣貪不已必有禍患我昔日已曾以此意微婉勸  
諭于女欲女改圖避禍而女反加赫然之怒于我是可  
怪也此即追述朋友已譖之事雖已經被其  
譖而仍作此詩以致其忠告詩人之厚也 民之罔

極職韻涼鄭箋善背叶職韻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職韻民

之回適職競用力職韻賦也極者止極之義民困于

止疑云徂何往者職說文云記微也字从耳蓋聽而記  
之服膺不忘之謂故爾雅又訓為主也常也涼爾雅說  
文皆云薄也左傳說多涼德作法于涼其義皆同善即  
前所謂穀也皆通作倍說文云反也克勝也言民之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二十

極已可憐矣而汝所記之心者惟以涼薄為主絕無一毫惻怛之意聞人進仁愛之善言則違倍而不聽其所為者皆不利于民之事且如恐其不勝而勇于為之也回說文云轉也適說文云回避也民疲奔命相與流轉之四方以避之猶書所謂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是也競即秉心無競之競民既因罔極而四散奔避矣而汝猶專主為爭競之謀日尋諸仇讐而用力不休也此皆據時事而言篇首四章所指即其事也

民之未戾

叶寘韻  
力置翻

職盜為寇涼曰不可

叶歌韻  
居何翻古字歌作

可是可有

覆背善詈

寘韻雖曰匪予

叶魚韻  
羊諸翻

既作爾歌

亦韻

叶魚韻斤於翻按朱子謂此章叶韻未詳今觀戾與詈叶可與歌叶乃隔句用轉轆體此用韻之最奇者諸家所未有也若末二句只以魚韻叶亦可但如此則前四句皆無韻矣違者詳之賦也戾字从犬出戶下說文

以爲身曲戾也故訓戾爲曲與乖同意盜指貪人所行  
言竊人之財猶爲之盜况攫非其有乎書注云羣行攻  
劫曰寇民之未戾言民此時雖逃亡猶未至于悍然乖  
戾而爲叛也若汝所專主者惟爭奪是圖則與盜無異  
民不堪此荼毒且羣起而爲寇而女亦不能復役使是  
民矣此即第十一章言民之貪亂寧爲荼毒之意預揭  
將來之禍以申戒之也涼曰不可三句追前日而言即  
第十四章所謂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覆反也背善猶  
上章云善背也嘗說文云罵也匪讀作非予與前子字  
同皆芮伯自謂也言我嘗獻規于女謂女所行涼薄多  
失民心斷不可復蹈者汝反違背我之善言而罵詈我  
蓋指前此譖毀之事也然雖曰女曾以我所言爲不是  
似無庸再更端矣而我之心終不能以自已亦既不憚  
諄復爲汝作歌庶其聞之而省悟乎提醒深切正與予  
豈不知而  
作句相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申培說以爲芮良夫

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蓋因詩中有滅我立王一語朱子曾疑此詩之作在共和之後遂附會之

耳愚謂果共和之後景象如斯周其亡而宣不興矣立王依鄭箋解自不可易又攷玩詩詞與國語

汲冢周書竹書俱互相出入斷其在厲王之世子貢傳闕文

四月孝子歎征役而思祭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韓

詩以爲歎征役也愚定屬此詩於厲王之世按桑柔之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則

當時征役繁興可知已又蕩之詩曰內翼于中國覃及鬼方鬼方者荆楚之地此詩詠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意即爲覃及鬼方之事而發但史失傳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語韻

先祖匪人

豐氏本作神

胡寧忍予

語韻

賦也四月夏正建巳之月所謂孟夏也此詩作于是時六月建未之月徂說文云往也二十四氣中大暑在六月故以暑言徂暑謂往年之暑也邈父而上皆曰先祖忍含忍也時蓋有征伐南國之役大夫與焉踰年不歸祭祀曠廢因作詩以自悼曰今茲四月時已越春而夏矣追思往歲于征正在季夏盛暑之時屈指韶華朱明再歷禮卿大夫宗廟四時皆有祭今以行役于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所望於後人之報本反始者謂何寧能姑含忍予而無怨恫否也左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棗請平于晉鄭伯與公晏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註謂子家賦鴻鴈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伐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

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肥之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義取豈

敢定居許為鄭還晉不敢安居此鄭伯之所以拜而謝也今按季文子賦詩之意與孔子思祭之說正合王肅

亦主是說 秋日淒淒 陸德明本 百卉具 韓詩 排 微韻爾 亂

離瘼矣 瘼矣家語說苑俱作 爰 家語朱傳 其適歸 微韻 斯瘼韓詩作斯莫 俱作 奚 賦

而興也 秋日謂去歲六月後之秋日亦追述之辭也 淒毛傳云涼風也 按淒字本義據說文云雲雨起也 此

不可以雲雨言故毛傳解為涼風蓋擬其陰寒慘淡之 狀如雲雨之方起者然綠衣所謂淒其以風是也 卉說

文云艸之總名也 具通作俱 偕也 排通作痲 說文云風 病也 鄭玄云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 按漢賈誼治安策

云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 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侯望烽燧不得



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詩之興意亦以  
王數興兵征伐重苦下國從征之人如百草遭風其枝  
葉當風者先受摧折也亂謂兵戈不息離謂室家分離  
瘼說文云病也郭璞云東齊謂病曰瘼亂離瘼矣者言  
因兵亂而分離凡有事于戎行者亦甚病矣自六月啓  
行秋尚在道而其士卒愁苦之狀如此爰說文云引也  
謂引詞也字从爰从于于者詞也爰者引也故或以爲  
曰或以爲于也適毛云之也言此病不獨士卒受之且  
還往歸之于國家也王安石云亂出乎上而受惠常在  
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左宣十二年鄭石制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魚臣及石  
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又家語說苑載葉公問  
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子貢問曰政有異  
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居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  
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斯瘼奚其適歸此傷離散

以為亂者也  
又是一說

冬日烈烈

豐本作  
冽冽

飄風發發

叶曷韻  
北未翻  
民

莫不穀我獨何害

叶曷韻何葛翻  
賦而興也  
冬日謂  
去歲秋後之冬  
日烈通作颯  
說文云

烈風也烈者火猛之義風以烈名亦風之猛者飄風回風也輕利慄邀軍中之策應無常有似于此民汎指不得征者而言穀毛云養也嚴云民莫不從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  
山有嘉卉侯

栗

豐本  
作臬

侯梅

叶支韻  
莫悲  
翻豐本作某

發為殘賊莫知其尤

叶支韻  
盈之翻

興而比也嘉美也錢氏云卉草也通言之則艸木皆卉也侯栗栗名侯梅梅名漢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栗四侯栗榛栗瑰栗擘陽栗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廣志云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三秦記曰侯國出栗愚按侯栗侯梅未詳其狀然意

必粟與梅之大者故特以侯名又西京雜記中有侯李  
侯查其所以得名想亦同此粟梅之實皆可以薦籩豆  
而侯粟侯梅品尤瑰異故詩人因其名取以爲侯國之  
比李氏云言山有嘉卉是粟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廢  
爲殘賊者嚴云今其山廢爲殘賊之地言斫伐其本根  
無復存留其地荒矣尤通作郵過也詩人言王朝設立  
藩屏助宣政教譬之封殖嘉卉原以厚民之生今王構  
怨侯國日尋干戈俾紛紛背叛無有寧宇皆跡在位者  
多喜功貪利之輩盡感致然而王曾不自知其過也又  
韓詩外傳云善爲政者順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  
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未逆本使人說天  
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  
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  
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

尤去聲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叶屋韻我日構豐本禍豐本

作曷云能穀屋韻興而比也相說文云省視也从目

也載之言則也丘氏云我視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

不一於濁也我我王朝也構說文云蓋也鄭云猶合集

也愚按結屋為構合集眾材而成之也曷云能穀與民

莫不穀相應巖云今我國乃日日結禍猶水之無清時

也何絲遂其生養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紙韻盡瘁陸本作草以仕寧

莫我有叶紙韻羽軌翻興而比也滔說文云水漫漫

漢廣篇發源于梁而合流于荆南國主荆州之地言也

紀說文云絲別也朱子云謂經帶包絡之也鄭云江也

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蘇轍云諸侯放

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

漢之紀衆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孔云荆楚

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瘁病任宦也我以仕

宦之故馳驅戎行固當鞠躬盡力然不  
識能終保有我身否乎鄭云懼危亡也  
匪鶉說文陸本豐本

俱作匪鶉先韻豐翰飛戾天先韻匪鱸匪鮪愚按若四句

匪鮪匪鱸潛逃于淵先韻豐本作淵賦也鶉當依說

鵲之鶉則無戾天之理今按鶉鵲之鶉本从隹非从鳥

也陸佃云鵲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鵲一名鷲

其飛上薄雲漢羅願云鵲者鶉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

漠中空中盤旋無細不視鶉鵲類爾雅云鶉鳥醜其飛

也翔陶隱居云即俗人呼爲老鴉者與鶉鵲並相似而

大極善飛騰江淮間捕魚食之陸云鶉摩風回翔故其

飛也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鶉爲鳴則將風故也

翰廣韻云鳥羽也蘇軾云鳥飛不在翼而在翰翰者翼

之銳也。庾通作麗。附著之意。鱸鮪二魚名。解見碩人篇。朱子云：鷄鳶則能翰飛，戾天鱸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愚按此憂其終不能免禍也。即寧莫我有之意。

山有蕨薇

叶支韻

為隰有杞棗

支韻陸本作萑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支韻

魚羈韻也

薇二草名。解見草蟲篇。陸佃云：蕨薇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隰說文云：阪下隰也。公羊傳云：下平曰隰。又詩：徂隰徂畛。鄭箋以爲新發田也。杞通作芑。舊說以杞爲枸櫞。今按禮表記引詩：豐水有芑。註亦以芑爲枸櫞。是杞芑二字通也。然此杞非枸櫞，乃爾雅所云白苗之芑。郭璞謂今之白梁栗也。芑田中所生，所以供祭。生氏之詩云：恒之縻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是也。棗當依說文作萑。嚴云：即靜女自收歸萑之萑。茅

始生者也陸佃云列子云因以爲茅靡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茅之始生也萸稊一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禮曰縮酌用茅謂之明酌以茅縮而後酌也陸璣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裘禮物以充祭祀舊說泥爾雅以棧爲赤棟陸璣亦云棟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舜棟一名棧然據郭璞說赤棟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則其非隰地所有明矣又爾雅以女桑爲棧桑而詩亦云隰桑有阿則此隰之棧其或爲女桑不可知但于思祭之意不合故不取詩咏采薇采薇昔人皆以爲在暮春之時戴侗謂薇生山中冬晚抽芽至春柔矣夏而剛宜芼豕賈思勰謂種梁與植穀同時以二月上旬種者謂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爲中時四月上旬爲下時而楚辭注亦謂茅春生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取夏生白葉茸茸然至秋而枯然則是四物者皆四月維夏時所有故詩入即所見而賦之與君

子詩人自謂也禮不下庶人君子則有位之稱以見已當守禮也陸佃云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愚按此亦憂其身之將不免故云然不然豈以家事先國事哉

四月八章章四句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按漸漸

之石序亦以為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疑足與此詩相證然遍考史傳皆無所載似不足信朱子但以爲遭亂自傷之詩而詆先祖爲非人既屬無理且無端指出滔滔江漢二句尤不相涉申培謂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恍惚近似今爲之集說于此先祖匪人言先祖非人也乃神也陟降在上胡寧忍予乎夏則暑秋則暵冬則烈飢亂日進無時而息也獨不及春者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嘉卉廢爲殘賊者猶離



騷所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  
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莫知其尤言上無明主  
煬竈蔽明莫有能知其罪過者也相彼泉水載清  
載濁歎世道昏亂永無清明之期也我日構禍所  
謂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穽滔滔江漢咏其所見  
亦如三閭放逐澤畔行吟乎今我盡瘁以從任而  
曾不我有此倦倦不忘君之辭也匪鷄四句不獨  
義無可逃亦見避之無路薇蕨在山刺織植而高  
張也杞楨在隰歎美材而下列也一說謂蔽薇杞  
楨四物皆可食蓋思遁跡山林以逃世患如伯夷  
食薇四皓茹芝之意維以告哀者作此詩以告其  
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愚但以與左傳孔  
叢子不合故不敢  
從子貢傳闕文

采綠刺怨曠也

出序子貢傳申培說皆謂周人從  
軍室家念之而作李氏云時多征役

久勞于外其所以怨曠也郝敬云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婚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愚按篇中有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語謂三月當來歸遲之四月猶未至也疑與四月維夏篇爲同時事一爲征夫之辭一爲思婦之語

終朝

豐氏本作鼃後同

采綠

沃韻楚辭章句作菘

不盈一舟

屋韻予髮曲局

沃薄言歸沐

屋韻綠與局叶舟與沐叶亦隔句用韻賦也毛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采說文云

將取也綠當依王逸作菘爾雅云王芻也郭璞云即菘茸艸也今呼鳴脚莎亦作莎脚莎又作鹿茸又名蓋艸

唐本草注云此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荆襄人煮以染黃色極鮮好俗亦呼淡竹葉陸

璣云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如草其  
草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爲木賊盈  
說文云滿器也毛云兩手曰舂或謂一手曰舂今按說  
文訓舂爲左手則以爲一手者得之詩訪謂屈掌曰舂  
是也鄭玄云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  
于事也曲說文云受物之器局說文云促也如物之盤  
礴局促于曲中有蓬鬆散亂之意或以曲局爲不舒展  
非也鄭云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  
甚也謝枋得云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  
之東首如飛蓬薄言程子云發語辭後同沐說文云濯  
髮也萬時華云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此  
中想頭轉動處大可味輔廣云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  
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也愚按葦艸澀礪可以爲攪洗  
之用故采之而動歸沐之思抑亦感其染色鮮好因而  
修容也與季本云爲夫將歸有期故汲  
汲沐以待夫此以方及五日之期言也

終朝采藍  
韻草

不盈一檐

鹽韻亦叶覃韻都甘翻

五日

豐本作月後同

爲期六日不詹

鹽韻

亦叶覃韻多甘翻豐本作瞻賦也藍說文云染青艸也爾雅歲馬藍注云即今大葉冬藍爲澗者通志云藍三種蓼藍如蓼染綠大藍如芥染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三藍皆可作澗色成勝母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秦子云園圃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齊民要術云藍地欲得良三徧細耕三月中浸子令芽出乃畦種之五月中新雨後拔栽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五徧爲良七月中刈藍羅願云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刈藍以染注謂此月藍始可別引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灌謂叢生也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藍兒長大始可分移使之稀散以言正養藍之時非刈藍之候也自四月微陰始起爲政者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此月又陰陽爭死生分之月君子戒靜以待宴陰之所成則微陰未成也戒刈藍以損生氣恐微陰不勝故耶又是月班馬政游北別羣繫

駒之月馬之爲性畏新出之灰駒遇輒死石礦之灰亦能令馬落駒刈藍以染也燒灰也暴布也三者皆有出灰之氣令而禁之者蓋爲馬歟刈藍之禁與馬質禁原蠶同意不然蠶之再養藍之早刈聖人何留意哉藍于草中獨有禁故字以監又按崔寔謂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其說與月令異非先王之法也衣蔽前謂之襜毛傳說文同郭璞謂今之蔽膝今按襜蔽前正當蔽膝之處非蔽膝也陸佃云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劑藍不盈一襜也藍大子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襜易矣故詩以爲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五日六日以幽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例之則五日爲三月六日爲四月也愚以易七日來復之七日爲五月義亦本此詹朱子云與瞻同仰視曰瞻期以三月而歸至四月猶未瞻見也今又及采藍之時則過五月矣是以不禁其憂思之如此也後漢書劉

瑜上疏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  
井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言報

陸德明本作電

其弓

東韻亦叶蒸韻姑弘翻

之子于釣言

綸之繩

蒸韻亦叶東韻神融翻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

孔穎達云狩者獵之總名言者發語辭報說文云弓衣也亦名攷以革爲之韞

其弓者孔云弛弓納于韞中也釣釣魚也朱子云理絲

曰綸周易王肅注云纏累也禮記疏云綸如宛轉繩今按常說皆謂合絲爲繩謂之綸是也繩說文云索也孔

云釣繩以生絲爲之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婦人苦夫之困于征役也曰君子今遠出如此倘使歸來將何所

事乎假使往狩我當爲之納其弓於韞中不使之用所以然者以田獵所以講武我不欲其習於武事也如其

往釣我則願從焉當合絲爲繩以待耳蓋時事倥偬故欲規其君子但以烟波釣徒自娛是雖閨閣之言亦見

其所遭之不幸也。觀下章言鈞不言狩，則微意大可想見。又輶其弓與綸之繩，一其一之下字，自別其者外之辭之者。內之辭者。其鈞維何維魴及鱣。語韻維魴及鱣。上薄言

觀韓詩作觀者

叶語韻掌與翻定本崔靈恩集注並作多孔云俗本作觀觀誤賦也魴鱣解見汝墳魚

麗一美一不美則可以槩衆魚矣我之與子相親相暱舉一美一不美則可以槩衆魚矣我之與子相親相暱于其鈞而獲也。行往觀之，豈至如今怨曠然歸，果何時耶？意想如此，非有是事，或謂此與上節皆追述昔日之子在家時所為，殊覺味短。

采綠四章章四句

序謂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今亦未有以見其然朱子但謂是

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刺也然則聖人錄此有何關係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出

序皆戒同列之詞蓋王所親

信者戒同列即所以刺王也

季本云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以詩詞觀之

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王女錢天錫云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

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實刺王也

民亦勞止汙

漢書作迄

可小康

陽韻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陽韻

無

左傳縱左傳豐氏作母縱本俱作從

詭隨以謹無

潛夫論作是

良

陽韻

式遏寇虐

左傳家語陸德明本俱作慘說文作晉

不畏明

陽韻謨郎翻

柔

陸本作揉

遠能邇

以定我王

陽韻賦也民中國之民也勞說文云劇也云亦勞者凌濛初云下一亦字視甚字更百



倍大東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亦然鄧元錫云夫民之勞也實詭隨之人貪於利寇之虐之也止通作只語助辭錢天錫云賈生有言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民勞者危之漸也汙當依漢書作迄說文云至也曰可者見惟此時尚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康鄭玄云安也顏師古云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之彭執中云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萬時華云開口便唱此二語已自淒絕惠說文云仁也對四夷言爲中國兼京師四國皆是下文言式過寇虐正所以仁此中國也綏本車中鞞之名爾雅以爲安也徐鍇云升車必執綏所以安也四方對中國而言乃四夷也內地堅固則四夷皆帖息而不敢動是乃所以撫綏之也淮南子云聖主在上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

寧矣又荀子云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  
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  
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  
至者君子慎之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  
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刑  
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  
修義及國而政明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  
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左僖二十八年君子  
謂晉文公其能刑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  
刑之謂也引詩之意皆與下文無縱詭隨四語互相發  
縱說文云緩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詭詐隨從也萬云通  
章無縱詭隨向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  
詭隨大氐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  
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  
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昏悞之口窮其罔  
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繼繼之奸寇虐播于下民

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說不  
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懿操莽亦  
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  
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  
縱字對看無良不善也嚴策云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  
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  
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  
可以謹防無良之人蘇轍云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  
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則爲之故無縱詭隨  
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又後  
漢書陳忠上疏云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  
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  
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鈞  
深之慮也按詩意謂詭隨之事乃無良之人所爲而忠  
則謂詭隨不禁必至無良亦隨意取義耳式發語聲過  
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爲過又說文云微止

也徐鍇云繳繞使止也寇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羣行  
攻劫曰寇虐說文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逞虐于民  
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也潛爾雅訓曾當依說文作  
晉字从日發語聲也潛不畏明者言此作為寇虐之人  
肆然公行無所忌憚曾不畏人之共見之也李氏云不  
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  
晚矣嚴云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猶言克家  
則撫柔之而已中國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猶言克家  
也以定我王者如此而後天位可永固也承上文言寇  
虐之人不過則中國之民必不得安故又申之曰凡欲  
柔遠必先能適吾前所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可不  
勤勤加之意以為定我王地乎書言柔遠能邇必難士  
人詩言柔遠能邇在謹無良其旨一矣又左昭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  
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此非詩本旨然聖賢借經明理亦何所不可 民

亦勞止汙可小休

尤韻

惠此中國以爲民速

尤韻

無縱

豐本作從

下詭隨以謹昏

說文豐本俱作昏

恠

叶尤韻凡猶翻

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尤韻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見上豐本作麻賦也休說文云止息也

獨言惠中國者

上章據天下之大勢發論此章則專主修內治而言速  
說文云斂聚也民勞則散故必思所以斂聚之昏本作  
昏說文云不憊也恠說文云亂也詭隨之人心不明了  
惟欲變亂成法以逞其寇虐之謀書所謂辨言亂政利  
口亂官即其人也舊但作謹譁解于義未盡蓋昏恠二  
字皆从心不從口也俾使也憂適作恚說文云愁也先

王立法所以造福民生事事皆有深意存焉今一旦取而紛更之于彼之爲寇虐計得已而民之愁苦將何所紀極故叮嚀醒之曰無俾民憂棄說文云捐也爾勞亦主變法言爾誤信懣懣者之言曰從事于更張固自謂勞于爲國矣豈知有害無利徒自擲此勞耳慎無虛用其勞于所不必用但因其固然行所無事而使吾王亦得享安靜之福可也時必有變法之事王休之休與小休之休其解正同

民亦勞止汔可

小息

職韻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職韻

無左傳作母

縱詭隨以謹罔

極職韻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職韻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職韻

賦

也息毛傳云止也按息本喘息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故息有止義此章又於中國內獨提京師而言公羊傳云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若京師先不安亦何能綏及四方之國乎

然寇虐之施自近及遠故戒其謹罔極此罔極與他處  
言罔極不同罔無也極者屋脊之棟有高與中二義惟  
京師足以當之商頌所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使詭  
隨之人得肆其寇虐之害則根本先搖而亦無以爲四  
方之極矣京師離心則四國必皆解體天子將安所託  
乎胡安國云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  
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鵠鴉  
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  
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  
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愚當  
通作匿陰姦也按說文無愚字漢書月見東方謂之仄  
應一謂之側匿故知愚匿通用無俾作愚者無使其招  
來姦黨暗相嘯聚也敬慎威儀二句教其但當親近君  
子非謂小人盤結必合衆君子與之爭勝也觀板之詩  
曰小子踣踣與下章言戎雖小子正是一人則此人必  
平素侮慢自賢者孟子所謂詆詆之聲音顏色距人于

千里之外彼有德之人安肯為之用乎故以敬慎威儀  
箴之又左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  
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  
讓禮之宗也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  
德矣斷章取義非詩正旨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霽韻惠

此中國俾民憂泄霽韻無縱詭隨以謹醜厲霽韻亦叶泰韻落蓋翻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泰韻戎雖豐本改此二字作無曰小子而

式弘大泰韻賦也惕爾雅說文皆云息也徐鍇云猶

次二章語意有別言果能惠內以及外則惠庶幾遍此  
中國矣泄毛云去也孔穎達云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  
以為去愚按泄字从水當如水流去之意俾民憂泄與  
次章無俾民憂相照前此感于惓惓之說妄有變動既



不能使民無憂矣及茲改圖尚可使民憂寫泄而去也  
醜說文云可惡也劉熙云臭也如物臭穢也厲說文云  
旱石也愚按此厲字即孟子厲民之厲以謹醜厲者言  
以慎防此臭穢可惡之人與有德者相齟齬如旱石之  
剗物也正敗朱子云正道敗壞也使有德者不見用而  
惟詭隨之言是從則悖正者勝而守正者敗矣戎鄭云  
猶汝也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按其義未詳當是  
古讀戎汝同音故字得通用耳小子少年也國語稱厲  
王說榮夷公其即此人乎輔廣云以小子稱同列必是  
長老者之辭式亦語聲引鄭云猶廣也按引本弓聲轉  
訓爲廣于義無取當通作宓說文云屋簷也屋廣則簷  
故以廣訓言汝乃新進少年而不意其曠度洪量於人  
無所不容乃爾蓋譏調其濫比匪民亦勞止汔可小  
人舊說以爲規其責任之重非也

安寒韻亦叶先  
韻於虔翻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寒韻亦叶先  
韻財先翻

無縱

詭隨以謹繼

叶銑韻  
轉翻陸本作卷

古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叶銑韻  
甫鬱翻

王欲玉女

汝音

是用大諫

叶銑韻九件翻魏高堂  
隆傳豐本俱作簡賦

故不安說文云靜也字从女在下下徐鍇云女子非有大  
深趁韻成文耳惠此中國亦申上章之語殘說文云賊  
也劉熙云踐使殘壞也國無有殘李氏云言國無殘敗  
之禍也五章無縱詭隨下各深一步說而各立一意繼  
蘇朱皆云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輔云惟詭隨之人  
方能委曲逢迎以自固結于君也按縱繼二字舊無明  
解說文訓縱則曰縱繼不相離也訓繼則曰縱繼也釋  
名訓繼亦但云藏物縱終束縛之也毛傳訓縱繼云反  
覆也孔氏訓縱繼云牢固相著之意愚以字意求之縱  
左施遣遣之爲言縱也縱左施卷卷之爲言曲也然則  
縱是縱絲繩令直後乃從而屈曲纏束之則謂之縱也

此章爲五章之終故特言以謹繼繼乃歸根挈要所在  
必使君志清明曉然知是之爲是非之爲非則自不爲  
詭隨所惑倘無以破其奸而俾其得以詭隨自結則交  
將日益深而不可解矣王安石云正敗者敗而已未盡  
反而爲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曹居貞云以是爲非以  
惡爲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朱子云寶愛之意女  
指同列也諫白虎通云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  
也徐鍇云於文言東爲諫東者分別善惡通詩反覆詳  
委言之不已故曰大諫朱子云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  
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  
也凌濛初云文似相戒而忽著王欲玉女一句便是刺  
王本旨愚按玉之一字亦詩人嘲諛之辭然古今以鼠  
朴爲璞者多矣獨厲王哉

### 民勞五章章十句

申培說云厲王之時公卿憂亂  
同列相戒而作此詩按此詩雖

戒同列實刺同列以此同列乃王所信任爲執政者篇中所指詭隨寇虐之人皆其黨也申說於詩

意大相刺謬  
子貢傳闕文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出序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

刺王

出嚴氏詩輯引朱子之言按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盾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

聘然則凡伯乃周同姓國于畿內世在王朝胡一柱云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蔣悌生云詳味此詩蓋朝廷始昏亂之時其時文武周公之道典章法度粲然具在非不存也在朝之臣老成才德非不有也但王心暴虐棄舊章而不顧疎斥老成而不用而其所任以政者乃少年

不更事之人是以民勞于下而政亂于上其時若名  
穆公凡伯之徒又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  
不聽義又不可去故其熱中之情發而爲懇惻切直  
之詞一語責之旋以一語勸之不厭繁複惟欲其有  
所警悟而改紀于其政所謂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上帝板板

叶銑韻俾緬  
翻爾雅作版

下民卒

韓詩作瘁

瘁

叶銑韻多卷翻  
禮記沈本俱作

瘡陸德明  
本作倅

出話不然

先韻爲猶

豐氏本作  
猷下同

不遠

叶先韻靡  
於圓翻

聖管管不實於亶

叶諫韻直窺

翻

按管亶本俱旱韻猶  
無叶今以亶叶諫

但下兩句遠諫

左傳

之未遠是用大諫

韻左傳豐本俱作簡

賦也上

帝天也程子云以主宰言謂之

作猷

帝板本作版說文云判也上帝板板者言天心判離之  
甚無眷顧之意也

毛傳訓板爲反蓋取其偏傍韓詩外

詩經世本古義

三五

改定四庫全書

傳引此亦云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  
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其解與毛傳同  
爾雅訓板板為僻則但以文意取之然皆非板字本訓  
也痺說文云勞病也下民卒痺者鄭玄云天下之民盡  
病也又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  
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  
帝板板下民卒瘁按此乃推探亂本之言非本文正義  
話爾雅說文皆云善言也孫炎云善人之言也然通作  
然說文云語聲也蓋相應許之意猶爾雅云謀也解見  
采芑篇人有進善言于彼者彼則不以爲然而據彼之  
所爲謀者又全無長遠之慮即下三章所稱是也靡無  
通音之轉也管樂器以竹爲之鄭玄謂如籥而小併兩  
而吹者是也實者對虛之名不實則虛矣豈說文云多  
穀也穀多則實故借爲充實之意此刺當時用事者相  
習諂諛謂從古安有聖人惟吾王聖耳一唱衆和如管  
與管之相應猶正月之詩所云具曰予聖者第五章夸

毗正指此然聽其言則洋洋盈耳而其賞何嘗有此事  
徒夸張贊誦以取悅而已時厲王好利其倉廩之所藏  
者必多故歎之曰若輩言不根心以無爲有不能如穀  
藏之克實也亦嘲諛之辭猶之未遠與爲猶不遠語意  
有別彼不遠乃實指之辭此未遠則根發端二句說言  
天心已離民病已極此何等時也宜可以改弦易轍矣  
而尚狃于細娛忘其大患謀猷仍然未遠乎是用大諫  
雖曰諫同列正所以諫王也自次章以下至末反覆詳  
委言之不已所謂大諫者也左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士之二三  
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按傳言不遠猶但取無遠慮之意  
天<sub>叶先韻</sub>之方難<sub>叶先韻</sub>  
無然憲憲<sub>叶先韻</sub>乎焉<sub>翻</sub>天<sub>叶霽韻</sub>之方蹶<sub>叶霽韻</sub>亦無然泄<sub>叶霽韻</sub>

泄齊韻亦叶屑韻私列翻說文引此作泄辭韻亦叶合

韻祖合翻說文爾雅今石經俱作洩洩辭韻亦叶合

之懌陌韻亦叶藥韻弋灼矣氏之洽韻葛合翻左傳作協矣辭

翻說苑陸本俱作釋矣氏之莫韻莫白翻矣賦

難本鳥名後借與易對言者以偏傍與艱同因從艱義

艱說文訓爲土之難治者以其用工不易故爲反易之

稱憲說文云敏也字下从心从目徐鍇云目與心應爲

敏上从宀从丰宀讀若綿深屋也丰讀若介艸生散亂

也許氏曰于宀暗丰亂之中以心目治之四體會意蹶

說文云僵也即顛躓也泄當依說文通作泄云多言也

按孟子引此詩而解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夫孟子以言則

非先王之道解泄泄而說文亦以沓爲語多如水之流

故其字从水从日則與訓泄爲多言之義合矣宜從之



荀子註引此詩作詘詘亦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詘也言天方以否塞之運難我爾無逞爾之敏捷一往而不顧也天方以顛躓之運蹶我爾無騁爾之利口以非而亂是也又樂記武坐致右憲鄭氏謂憲讀如軒聲之誤也則此憲憲通作軒軒亦可世說謂軒軒若朝霞舉是也車前為軒蓋狀其足高氣揚之象耳民勞之詩云俾民憂泄取水流去之義則此泄泄如字解亦可言其神情渙散不與國事相關亦如水之流去也辭之輯矣四句引起下章之語辭非號令之謂乃在朝諸臣各出所見而有裨益于廟謨者輯說文云車和輯也故取以為和集之義言欲其集眾思也洽當依左傳通作協說文云眾之同和也擇當從說苑及陸德明本通作繹於義為長繹者抽絲也書曰庶言同則繹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蓋欲其集合眾論抽繹于心而思其至當之理也今但依本字解則爾雅訓樂說文訓悅乃是平心易氣不相扞格之意莫通作

嘆說文云嗷嘆也按嚴忌哀時命篇云嘆嗷默而無聲正此字義爾雅訓定而毛傳解此莫字亦以爲定則知莫嘆通用取靜定之意夫既和同又靜定則亂何自生徐光啓云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謗以防民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壘麓之誼抵矣所謂輯憚只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順理調劑至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難蹶之天定也嚴筮云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惟察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于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謹謂己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察友議論不相協

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達觀上  
下章旨知辭之輯擇非謂王者出令矣又左襄三十一  
年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擇  
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說苑云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  
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  
之所以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  
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  
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  
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  
不可不善此皆因詩中有辭字遂  
借以明辭令之重非詩本意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

察

蕭韻陸本大全  
朱傳俱作僚

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蕭韻爾雅  
作敖敖

我言

維服勿以荀子為笑

叶蕭韻  
思邀翻

先民有言詢于芻

說苑  
作芻

蕭韻 賦也此章主出話不然而言異事朱子云不同  
職也寮同官也按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爲賦板之三章是寮爲同官也但  
說文有僚字無寮字而蒼頡篇訓寮云小窓也其字从  
宀則於同官之義無預惟僚字从人說文訓爲好貌蓋  
服官之人其威儀美好可知故古以官爲僚虞書百僚  
師師是也然則此寮字正當通作僚陳櫟云觀此言則  
其爲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竝說文云聲也氣出頭上  
解見車攻篇蓋相詬誶之意鄭云我雖與爾職事異者  
乃與爾同官俱爲卿士我就爾而謀忠告以善道爾反  
聽我言警警不肯受也我言維服與商書說乃言維服  
語正相類服即佩服之服凡我所言者爾當時常記存  
之於心亦如衣服之附麗于身康誥篇所謂衣德言是  
也笑解頰啓齒也輕侮其言故用以資笑柄也先民孔  
穎達云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言所謂成語也詢說文  
云謀也芻說文云刊艸也芻說文云薪也芻芻毛云薪

采者孔云芻者飼馬牛之草莛者供燃火之草言古之賢人有語傳于後世謂凡謀國者必須謀及下賤者始有以得氏之情今我所與爾謀者皆詢于下賤之所得其言民情最真而女嬭以爲笑而不聽乎禮坊記篇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氏有言詢于芻蕘舊說皆謂芻蕘尚可詢况于僚友其義亦通但不如坊記孔子之說於味爲長若諸書引此皆同後說荀子云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氏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韓詩外傳云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舄視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氏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說苑云齊桓公設

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  
 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  
 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  
 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  
 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  
 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  
 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  
 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天之方虐

藥韻

無然謔謔

藥韻

老夫灌灌

爾雅作謹謹

小子蹻

蹻

藥韻列女傳作蹻蹻

匪我言耄

號韻亦叶藥韻慕各翻

爾用憂謔

見上

多將

煇煇

叶號韻苦到翻亦叶藥韻黑合翻爾雅作謔謔

不可救藥

韻賦也此章主爲猶不遠而

言虐殘謔戲也俱見說文天方降殘虐將有覆亡之禍

不止於方難方蹶而已女無以國事爲戲謔恬然不知

敵戰也。觀下文爾用憂謔則知此謔謔是言其視國事不介意非謂其聽已言而笑狀類戲謔也。老夫孔云凡伯自謂也。灌漑也言之不已欲其沁入于心與書言啟乃心沃朕心沃字義同小子指執政者即民勞篇所稱戎雖小子也。灑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劉向云詩曰老夫灌漑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耄朱子云老而昏也。左傳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是也。憂謔當可憂之時而反以之為謔。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是也多猶久也將者且然之辭。煬說文云火契也。藥所以治病。周禮疾醫職云以五藥養其病。注謂草木蟲石穀也。瘍醫職云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王安石云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蘇轍云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

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  
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  
可復救矣朱善云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爲詭則積之  
之多將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得而撲滅矣劉向云夫死  
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  
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辭也韓詩外傳云人主  
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  
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  
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  
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  
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  
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  
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  
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  
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詩



曰多將瘍瘍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  
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  
天之方濟

韻疾之翻亦叶  
齊韻征奚翻  
無爲夸毗  
威儀卒迷

支韻武  
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  
屎

作則莫我敢葵  
喪  
亂蔑資  
曾

莫惠我師  
疑當通  
賦也濟爾雅云怒也按說文無濟字

與前章方難方蹶方虐就國運說者不同夸通作誇說

文云謙也謙者誕也即朱子所謂大言也毗通作比說

文云相與周密也言天怒汝之甚方擠排汝不使汝當

結首章靡聖管管正指夸而言若爾雅釋夸毗爲體柔

已卑身求得于人。蘧蔭戚施亦孔之醜。其終日所行之威儀盡錯亂回惑也。善人憂國之人載之言則也。尸孔云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鄭云時厲王虐而弭謗。錢天錫云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遽言。即欲不載尸得乎。萬時華云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皆載尸也。徐幹云君子者行不瑜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不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王應麟云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殿說文云擊聲也。說文作唵云呬也。屎當從說文作呬云呻也。孫炎云人愁苦呻吟之聲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爲屎。莊子謂道在屎溺是也。然古文屎本作菌一字兩譌可見其謬。民之方殿屎以刑法之峻言無莫通音之轉也。葵菜也。其性常傾葉向日解見采菽篇言民方遭搏擊之威。

愁苦呻吟無敢依歸于我如葵之向日也喪猶失也茂  
王弼云猶削也孔云謂微茂物之見削則微茂也陸元

朗云楚俗有削陵之言資說文云貨也人所齎持也曾  
說文云詞之舒也惠即行慶施惠之惠謂恤其不足也

師衆也民失其業又遭四方多故其所齎持者既削小  
矣而曾無有憐恤我衆之意嘆其誅求之無已也此以

賦斂之重言時榮夷公好利而厲王悅之故重斂不已  
民不能供其求則必至于重法民之殿屎蓋繇于此家

語說苑俱載孔子曰詩不云乎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鄧元錫云此章傲求人

也喪亂而善人尸居將蔑所  
與資孰爲代天惠民乎亦通  
天之牖風俗通民如堦

風俗通如箴叶齊韻讀如璋如圭齊韻如取如攜齊韻

無曰益陌韻牖禮記外傳民孔易陌韻民之多辟陌韻無自立

辟見上賦也此章承上章喪亂殘資二句而深著其禍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即其意也天之牖民三句推原民性本善皆本于天之所命湯誥所謂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者凡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皆民之所能為也特視上入所以開導之者何如耳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為交窓也所以見日徐鍇云古者一室一戶一牖程子云牖者開通之義愚按左傳言天牖其衷用字同此但彼只就一時言此則本其受于有生之初者言之謂開民良知而民無不知開民良能而民無不能也壘麋解見彼何人斯篇璋圭解見卷阿篇毛云如壘如麋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云壘麋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相合愚按如壘如麋指眾民言孟子謂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同肖形而為人則同有此性故彼如壘此如麋也如璋如圭指天人相合言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散之則為人人之

性合之則共一維天之命故民如璋天如圭也然則王如能以德道民即無不能秉德以尊君親上者矣而其如在位之臣以言利導王棄德不務何哉如取如攜言取民也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謂以手舉之取攜只是一意言如取物于他處而以手舉之也故下文但承攜字言無通作毋戒解也無曰者言慎毋出之于口也攜而至于增益征斂無度非維正之供也此即上章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民何以堪牖民指君言孔甚也易變易也按說文易本蟲名乃蜥易也陸佃謂蜥易一日十二時變色故有變易之義夫上之所爲下之歸也君好利民誰不好利君所以啓迪其民者如此民亦將疾趨改易而向所得于天牖之本體總漸滅而不復自存矣勢必至于君能取民亦能奪下文言民之多辟所自來也樂記子夏云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又韓詩外傳云人有六

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  
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  
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  
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  
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  
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按此則以易爲難易  
之易舊說亦皆如此讀然於韻不合其失明矣若樂記  
所引孔易仍是變易之義定當以前說爲正民之多辟  
鄭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按此則辟當通作僻說文云  
從旁牽也從旁牽之其非出于正道可知自立猶言置  
身也辟即上文之辟毋自立辟者憂其不免也言民今  
既多邪僻而有亂心矣汝母晏然置身于羣邪之中而  
不思所以挽回之策竊憂禍之及女也能無懼乎左宣  
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  
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

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按

二傳引詩 語意正同 价荀子漢書人維漢書作藩大荀子師維

垣韻叶寒韻胡官翻按藩垣俱元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

韻河懷德維左傳作寧叶陽韻凡良宗子維城叶陽韻

無左傳漢書 俱作毋 俾城壞叶賄韻無左傳漢書 獨斯畏叶賄

賄翻 賦也此章承上章民之多辟二句而教之以弭亂之道价爾雅說文皆以為善也价人即第五章所云

善人也藩孔云園圃之籬也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憚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如

此而可令其載尸乎大師王安石云大衆也垣孔云小  
牆之名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后非衆罔與守邦  
故曰維垣如此而可令其莫敢葵乎荀子云君人者愛  
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  
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邦二句又進而推言之大邦鄭云  
成國諸侯也孔云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  
諸侯七命賜國伯以上爲成國也爾雅云屏爲之樹謂  
小牆當門中者王者以天下爲家侯甸男采衛諸侯在  
門庭之內堂與之外有屏之家焉宜有以綰結之不可  
使之離心也大宗即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如  
尹吉之類翰鳥羽也大宗勳閔之舊枝葉之蕃足以聯  
合衆心羽翼王室有翰之象焉宜有以聯屬之不可使  
其解體也時厲王用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而衛巫監  
諂之後國人莫敢出言道路以目則外而大邦內而大  
宗其爲攜貳者多矣故是詩云然懷德欲其懷愛民之  
德不言利也懷如懷抱之懷與論語孟子懷德同例下



章言無在不敬天正所謂懷也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天下康寧無多辟之患也宗子鄭云謂王之適子愚按此蓋不忍斥言王故但目宗子耳即所以目王也孔云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言爾信能懷德以事君使四方無虞則庶乎王之太子亦有所恃以爲安矣左僖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無通作毋戒辭也下同俾使也城指宗子也壞說文云敗也獨鄭云獨居也斯說文云析也鄭云離也斧以斯之斯畏懼也言汝苟不能懷德而仍惟賄是求則氏不堪命必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既壞矣汝將焉往雖存汝之一身而家與之爲怨人與之爲讐終必不免可懼也哉爾其長慮早圖毋使至此非獨爲宗子亦所以自爲也抑是言也豈獨戒同列哉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使厲王而聞及此能無懼然

懼乎孔云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  
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左傳曰至于厲王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賢人之  
言皆有徵矣又左昭六年宋寺人柳逐華合比於是華  
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公使之見于左師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  
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敬後漢書天之怒  
畏女其畏哉此引詩意又稍異

遇無左傳後漢書俱作不敢戲豫叶遇韻敬天之渝虞韻後漢書作威無

左傳後漢書俱作不敢馳驅吳天曰明叶陽韻及爾出

王陽韻豐本作往昊天曰旦叶霰韻及爾游衍叶霰韻延面翻

也敬天四句言懷德也敬非空空畏懼而已必思所以  
安民而回天者其所懷抱當在德矣夫方難不已至于

方蹶方蹶不已至于方虐此天怒之甚也尚敢以戲豫處之耶爾用憂謔所謂戲豫也戲舊解皆訓爲謔弄之意未詳其義所出考說文解戲爲三軍之偏而徐錯則云所謂戲下者也戲下即麾下然則戲麾通用直是狀其信手指麾謂之謔弄耳豫乃象之大者舊訓爲怠緩又訓爲逸樂皆所未喻當是通作舒舒者伸也伸展自如則怠緩逸樂二義俱有矣故晉書地理志解豫州名義云豫者舒也言性理安舒也舒亦有豫音又偏傍相同故得通用也渝說文訓爲變汗故有變之義易言官有渝春秋言渝盟是也篇首言上帝板板則已將改易天命屬之他人矣天心之變如此尚敢以馳驅承之耶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然此不必指盤遊言如小子蹻蹻即所謂馳驅也兩無皆戒辭昊天曰明又覆說所以當無敢之意吳爾雅注云氣皓旡也天明天旦對天怒天渝言出王游衍對戲豫馳驅言世亂者天晦之象世治者天明之象自治而趨亂爲明入于地之象自亂

而轉治乃夜復爲旦之象兩及爾與及爾同僚語氣相  
類王毛云往也按往有王音故以音同通用左貴嬪德  
柔頌云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也  
出王者朱子云言出而有所往也游說文云旌旗之流  
也亦借爲浮水之義衍水溢也言游又言衍總象其飄  
颻縱裕之意言我所以戒爾毋敢戲豫馳驅者亦謂此  
時天方怒方渝故耳假使天步際其清明則我固將偕  
汝以出往而觀化自娛抑使否運條而獲轉則我亦且  
偕汝以游衍而及時爲樂矣而豈故爲是苦言以規汝  
乎舊說謂天之監人無往不在其理自精然於此詩立  
言之意反覺寬緩  
未切讀者詳之

板八章章八句

忠以致禍敗故公卿賦此以責之

按不忠二字既屬寬泛而序言此詩凡伯所作則  
已明著其人乃泛云公卿賦此何也偽書鄙淺固

無足怪子

貢傳闕文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此詩以諫之

出申培說傳皆以此詩爲序

召穆公作萬時華云反覆說紂賈山之借秦爲喻也  
反覆說天霍光之所謂王行自絕于天也鄒德盾云  
通篇託之文王嘆商危言不諱而卒不能啓王之聰  
故異時疵之亂國人圍王宮召公曰昔吾驟諫之王  
不從以及此難夫驟諫者非獨春秋外傳所載諫監  
謗數語蓋蕩之詩尤最危焉而厲王不以爲罪其猶  
有容言之度乎愚按民勞蕩二詩皆穆公所作初猶  
託諷于同列其後王惡愈深故遂直諫王耳季本云  
此詩若非面陳  
則當爲小雅

蕩蕩

爾雅作盪盪

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陸德明本

作僻兩帝兩辟不別用韻亦一變體

天生烝民其命匪謏

叶東韻市隆翻說文作忱韓詩

作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東韻

賦也孔穎達云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

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蕩字从水非从艸故爲水流廣遠之貌書蕩蕩懷山襄  
陵是也蕩蕩上帝呼上帝而告之也云蕩蕩者象其廣  
遠而言不敢斥君故借言下民與書高宗彤日篇言惟  
天降下民意同辟通作僻邪僻也解見板篇疾說文訓  
病亦訓急徐鍇云病來急故从矢矢急疾也威說文以  
爲姑之稱故其字从女而又从戌者徐鍇謂土盛于戌  
土者陰之主亦猶姑爲婦之主故从戌也漢律有婦告  
威姑之文然則姑之稱威其來古矣後人因此遂借爲  
氣勢可畏之義以其統內事而爲婦所嚴憚故也命自  
天之付畀于人者而言言此下民之相習于邪僻也豈  
上帝欲疾速降之威虐故其所以命之者無非戾氣所

鍾而使之多邪僻如是乎蓋無所歸咎而姑爲憾天之  
辭也烝衆也其命二字畧斷匪非迪諶說文云誠諦也  
匪諶主民言靡之言無也鮮通作黻少也有初鮮終以  
閱歷之變態言詩人既先致憾于天矣因又爲之解曰  
天生衆民其付畀之理本一而無二惟人不能使此理  
之在己者諶信不移故使天之命亦若有不可信者耳  
是使其命匪諶者皆人之爲也試觀天下人當其始時  
去性尚近多有可觀迨夫末路染習日深少不變節此  
豈可歸咎于天哉以詩意觀之厲王初年似未甚有失  
德如第三章言而秉義類是猶知任賢人也迨其後小  
人進用遂至多行不義斂怨于民皆小人教之耳民亦  
知其播虐有自所以小人既殛而王流于彘之後猶尚  
得以壽終此詩言靡不有初以致其歎惜復言鮮克有  
終以動其悅回王若聽此而覺悟焉且將不失爲賢王  
何至有流彘之事乎朱善云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  
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

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因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于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謀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謀也非天命之多辟非天命之匪謀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因知其爲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朱子云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士季將諫三進及溜而後公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晏子春秋云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能



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時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寺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韓詩外傳云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解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按合觀諸書所引可以得此詩之意又外傳云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

也其言理甚是然以詩言烝民為主化民言則絕非詩  
意若左襄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  
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  
不免此但借初終二字  
為言去詩旨更遠矣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  
下同殷商每

俱用此二句起又  
不用韻亦變體也  
曾是彊禦漢書注  
曾是掎克職  
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叶職韻  
天降滔大全朱傳豐  
德女與是

力職韻 賦也咨孔云歎辭殷商解見大明篇先儒以  
為指紂也呂氏春秋云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

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孔  
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止陳

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歐陽修云以下條陳王者之  
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為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

王踐而行之於終也陳際泰云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  
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  
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  
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蓋所  
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于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  
也曾說文云辭之舒也曰曾是者怪詭之辭上二句曾  
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彊禦  
毛傳云彊梁禦善也彊說文云弓有力也孔云任威使  
氣之貌禦猶禦人以口給之禦按禦圍圍三字音同解  
異禦者祀也圍者守也止也圍者固圍也今誤以圍圍  
之圍爲圍而以止守之圍爲禦至禦之爲祀名則全無  
識者此禦字當通作圍謂拒而止之也扞說文云把也  
引鹽官入手取鹽爲扞然則是取物之名也克勝也逆  
取于民而民無如之何是爲彼所勝也彊禦是妬賢嫉  
能者下章言彊禦多懟是也扞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  
言寇攘式內是也時厲王任用此兩等人故云然墨子

曰厲王染于纒公長父榮夷終其即此輩乎服毛云服政事也在位在  
 公長父榮夷終其即此輩乎服毛云服政事也在位在  
 服總上言謂居公卿百執事之位而任其職事也孔云  
 在服與在位對文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降下也滔  
 說文云水漫漫大貌滔德即指彊禦培克言以其存之  
 心者方興未艾如滔天之水未知所極故曰滔德篇中  
 女而爾皆指王也興說文云起也登庸之謂人事之得  
 失本于氣化之盛衰國家不幸而有此滔德之人固若  
 天之所降然亦繇汝作興信用此一輩人故彼于是得  
 以肆力為之耳下章曰流言曰斂怨皆所謂是力者也  
 一說馮時可云天降愾慢之德于人而女又  
 興起此輩以協為力則胡為不亂也亦通

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

真韻亦叶隊  
 韻盧對翻

彊禦多懟

真韻亦  
 叶隊韻

徒對  
 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

隊韻亦叶真  
 韻而瑞翻

侯作  
 陸本作  
 詛侯

祝

叶宥韻  
職救翻

靡屆靡究

宥韻  
手持未爲

賦也而之爲汝音之轉也  
秉則秉乃執持之意義

猶善也對第五章不義言則此義指善人也類似也汝  
所秉持而見之行者乃與善人同類之事謂行善道也  
觀此則善人當厲王初年其嘗稍見用可知矣懟怨也  
彊禦之人見王之嚮善也則嘗懷怨恨而思所以間阻  
之於是乎巧造言語以入告于王務誹謗其事之不便  
總之皆無根之言也以其浮浪如水之流謂之流言孔  
云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按秦  
誓篇數紂之惡云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事正謂此寇攘奪劫之名即指克之人是也羣行  
攻劫曰寇取非其有曰攘加以盜名醜之之甚也式用  
也孔云彊禦之人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  
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以小人後  
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按牧誓篇數紂之惡云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即此所謂寇攘式內者也侯諸侯也作通作詛周禮詛祝掌盟詛鄭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鄧元錫云詔明神極之使沮敗曰詛左傳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是也祝謂致詞于神以求福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是也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此其為順祝也祝乎鄧云順祝者君仁臣忠之類化祝者祝化廣被也靡無通屈極究窮也俱見說文諸侯苦王之聽信小人恣為暴虐故有詛小人使神速極之者亦有祝王使神牖王心而改圖者而皆不敢必王暴虐之事於何時而始有窮極也

于中國

職韻

斂怨以為德

職韻

不明爾德

見上

時無背無側

職韻

豐本作及

爾德不明

庚韻

以無陪

陸本作培

無卿

庚韻

前漢書五行志中引此四句云

爾德不明以亡倍亡卿不明爾德以亡皆亡反。賦也。魚然毛云猶彭亨也。鄭云自矜氣健之貌。按魚然字俱。从火則疑爲火熾盛之貌。然說文解魚爲火炙肉而無。然字其義俱難解。趙頤光謂本作咆哮乃是狀其喑鳴。立威之象亦或可信。但未詳所出耳。愚意然但當通作。包包者裹也。然韻會云通作休休者美也。包休猶云積。德與斂怨相反。言女當斂聚美事于中國而乃偏爲斂。怨之人乎。此解較順。請以俟達者。中國對夷狄言。與民。勞篇解同。觀第六章對鬼方言可見。斂怨者寇攘之人。所行者皆斂集衆怨之事。呂正獻公所謂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微子篇云。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正謂此也。以爲德者言王反以此斂怨之人爲有德之。人而任用之也。此惟王之不明于德故如此。人心虛靈。不昧衆理具焉。是之謂德。能明其德則自能知人矣。此。

探本之論時是通用音之轉也反面爲背是違于理不正爲側是趨于邪皆指小人之敝怨言也背側俱非佳字舊說以背爲前後左右之稱背可謂之前乎其不該明矣爾德不明與不明爾德顛倒變文而意自相屬絲不能明其德故其德遂不明也陪本重土之義因又訓爲貳貳者重也孔云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六卿之制也前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皆亡反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顏師古云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愚按班顏之解已得詩意但背側陪卿四字俱是就小人身上說承上文敝怨以爲德一句而言無背無側者彼實背側而不知其爲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也無陪無卿者不知其不



堪爲陪卿而漫以之爲陪卿故雖有而猶之無也又韓詩外傳云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衆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云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云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按韓子背側陪卿之義亦仍從舊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無韻未詳不義從

式無韻未詳既愆陸本作讐爾止紙韻靡明靡晦叶紙韻式陸本作

號平式呼

叶遇韻荒故翻亦叶箇韻呼箇翻又

陸本作卑

畫作夜

禍韻亦叶遇韻元具翻

賦也酒說文云沈于

薛君章句則云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總之沈酒義頗相似而沈字右施允允者淫淫行貌乃沈溺于酒之稱酒字右施面則是自其見于面者言孔解爲確齊色謂共飲者皆醉面色齊同也酒爾以酒兼指君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豈使爾漫不事事乃偕其臣而酒于酒乎不義從式推所以酒酒之繇也從隨式用也爾于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飲酒爲樂事而君臣交酒耳小人盪惑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昏將有所爲也下章蝸蟾沸羹之弊皆繇于此而君豈能知之乎既愆爾止四句酒酒之容也愆說文云過也止舉止也按止字象艸木初生之形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

愆爾止者起坐無恒舉止失其常度也靡之言無也明  
言日晦言夜言其窮日夜以爲樂也按禮記云飲酒之  
節朝不廢朝日不廢夕今王異是矣式發語聲與篇中  
諸式字不同陸德明云一作或號者嗟吁之聲爾雅舞  
號雩也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是也呼本外息  
與吸對言內息爲吸外息爲呼此當通作序說文云哮  
序也蓋大叫之聲古文烏呼亦作於序是也號呼亦愆  
止中之一事然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帝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  
畫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  
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于酒上迺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俾畫作夜視靡明靡晦向更深言其沈醉不省雖白  
日昏昏然亦如夜也蓋荒耽既甚神志昏迷豈特廢時  
失事而已按微子篇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威儀皆紂酒酒

之證又劉向說苑引此詩謂人之有鬪比之狂惑疾  
病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此全非詩旨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蟥

陽韻

如沸如羹

叶陽韻盧當翻豐本

作驚小大近喪

去聲

人尚乎由行

叶陽韻寒剛翻

內燮于中國覃及

鬼方

陽韻

賦也

蜩蟥也

解見七月篇

蟥也亦名蟥

信一名蠃一名蠃或名之蜉蝣徐謂之蟥楚人謂之蟥秦燕謂之蟥或名之蜉蝣郭璞云俗呼為胡蟥江南

謂之蟥陸佃從郭說謂蟥其首方廣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蟥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佃所謂蟥乃

璣所謂蟥總之蟥皆蟬類大小異名莫能詳也以詩意推之冠蟥于蟥之上則蟥當是大者鄒陽柳賦亦云

蜩蟥厲響而爾雅于蜩蟥又皆得蜩之名則佃之說為足信矣蜩蟥皆善噪者沸說文云水騰涌也美說

文云五味和鬻也。劉熙云汪也。汁汪郎也。如蜩如蟪。言之亂也。謀夫孔多，各爲其所欲，爲位之尊者則如蜩位之卑者則如蟪。如蟪也，如沸如羹，政之亂也。今日行一令，明日行一令，迭進無停，如水之沸，甲言亦行之，乙言亦行之，錯互無章，如羹之禡也。顏師古亦云：謂政無文理，虛言噂沓，如蜩蟪之鳴，湯之沸，涓羹之將熟也。小大以法度言喪亡也。先王之法度，無論大綱領小節目，皆爲小人所變亂，其有尚存而未亡者，特千百中之十一耳。故曰：近喪也。周書無逸篇云：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語正同。此人指王也，不欲斥言，故但汎稱人也。由從也。彼之變亂成法如此，而人尚猶然從其所行，曾不以爲非也。按微子篇云：卿士師師非度，正謂此也。對夷狄言，則中國爲內，夙說文云：壯大也。本作彘，三大三目，二目爲罍，居倦切，目圓也。三目爲彘，益大也。此象其赫奕尊嚴之狀，人不敢近。蘇子瞻所謂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者也。史記云：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

巫使監訪者以告則殺之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  
目此卽所謂異于中國者也韋者延長之義說文以爲  
長味爾雅以爲延也鬼方王質謂楚俗多鬼指楚也季  
本云唐高祖以爲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  
匈奴唐曰突厥本一國而異名非也大王避熏鬻之患  
本在殷時則商亦仍熏鬻之舊未嘗有鬼方之名也至  
周始名獫狁耳又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後漢  
西羌傳云武丁伐西戎鬼方然皆無確據今按易言高  
宗伐鬼方而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之地在荆楚中  
明矣史記楚世家亦云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  
楚亦去其王此詩先言內憂而承之以韋及鬼方正謂  
峻厲之威及于遠方與史殊合然則鬼方非荆楚而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叶紙韻  
上紙翻

殷不用舊

叶紙韻  
暨凡翻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叶陽韻  
胡光翻

曾是莫聽

叶陽韻  
他

陽翻豐大命以傾叶陽韻曲王翻豐本作頃賦也匪

本作旺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按周書政  
繇舊之舊亦指舊法言一說用舊謂用舊人亦通老成  
人孔云年老成德之人典莊都云大冊也字从冊在丁  
下尊閣之也刑當作刑字从井从刀井者法也犯法者  
必麗于刑故从刀也典刑二字連言謂典冊所載之法  
也聽猶察也人有舉典刑以入告者王每厭薄之以爲  
此豈足當老成人而我信之乎然其人雖可輕而其言  
一一本於典刑則固不可棄乃曾無一語見聽察何也  
此隱隱是穆公自道而同志如凡伯芮伯之輩亦在其  
中矣一說鄭云朝廷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孔  
云以莫爲總辭故知指君臣也亦通按微子篇云乃罔  
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亦紂棄老成之證大命以傾  
預卜其將然之辭嚴云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  
興亡也傾說文云仄也凡物傾仄則搖軌而不安故亦

訓爲危王應麟云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  
章華雁倂陳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  
命以傾劉向云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隕社稷也有能  
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  
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用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  
雖不受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  
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  
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  
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  
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貴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  
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  
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  
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

沛之揭

霽韻亦叶屑  
韻塞列翻

枝葉未有害

叶霽韻  
暇總翻

本實先撥

叶



韻筆別翻列女傳  
殷鑒不遠在國語在字夏后杜欽傳  
作敗豐本作澌  
上有近字夏后字下

有氏之世  
賢哲之人亦有言即顛沛以下三語是也顛

通作楨說文云仆木也徐鍇云尚書盤庚若顛木之有

由楨本作此假借作顛仆字也沛本水流之貌孟子若

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是也此言沛者以仆地之勢

如之揭說文云高舉也枝說文云本別生條也徐云自

本兩分故曰別生害說文云傷也木下曰本實謂充實

撥說文云治也古人言顛仆之木沛然至地必高舉而

起之其根葉縱有所損未足為傷須先撥治其根本使

其元氣充實則顛木可生矣今民怨已甚國勢已危先

王法度無小無大又皆為小人所破壞欲驟然槩舉而

修復之固未易言惟于大關鍵所在亟加講求斥遠小

人蠲除苛政要以收拾民心為主民心者國家之根本

根本既固國勢可安然後漸次釐飭節目以還先王之

舊此撥亂爲治之機括也召公諫王所惓惓望王有終者其指歸全在于此舊說訓揭爲蹶訓撥爲絕於二字本義無涉全非詩意即如所說木之本根既已絕矣而枝葉尚然無害有此理否况厲王之時衆口嗷嗷內而中國外而鬼方人心無不盡去亦不得謂之枝葉未有害也傳訛相沿深知其謬殷鑒二句危言以動之也夏后之世指桀也承上文言苟爲不然則大命之傾將不可救王其能無懼乎明鏡非遠視爾所代彼夏后之世何以訖于桀哉泰誓篇亦云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但彼爲詆辭此爲惕辭耳蘇轍云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周語太子晉云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絲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絲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孟子云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云昔者禹以夏王桀以

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于斂行而求遂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黃佐云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非章君過也憂國愛君之心所發也唐之太宗以詩賜其臣蕭瑀而曰板蕩識誠臣噫其亦有感于此也夫

蕩八章章八句

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太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

是詩也蘇轍駁之云蕩之所以為蕩繇詩有蕩蕩上帝也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

意矣嚴云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爲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子貢傳但存召穆公三字而其餘闕文朱子但汎稱爲詩人之作亦未深信其出于召穆又鄭樵云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者禁也將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宛丘刺陳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出序朱子謂陳國

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愚按幽公非游蕩無度何至得惡謚亦安在其

不可信乎考史記載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而竹書亦紀厲王二十二年陳幽公薨則幽公之爲諸

侯實在厲

王之世

子之湯

叶漾韻他浪翻楚辭章句作蕩

兮宛丘之上

叶亮韻

兮洵有情

兮而無望

韻兮

賦也子毛傳以爲指大夫鄭箋以爲斥幽公孔穎達云大夫稱子是其常稱又

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愚按毛鄭之說皆非也此直是游人相謂之辭所以喚起下二章而著幽公淫荒之實耳湯水流貌曰子之湯兮者言其縱情流覽如水之流宛丘水經注云在陳城南道東郡縣志云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按爾雅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爲宛丘毛公李巡孫炎皆以爲四方高中央下惟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與諸說異邢

崑爾雅疏云郭謂中央高者以四方高中央下即上文  
水潦所止泥丘也又下文云丘上有丘爲宛丘既言丘  
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有情  
猶云可以適情也下章言歌舞之場乃在此丘之下憑  
高流覽信乎其有足繫人情懷也而之爲爾音之近也  
望袁仁云責望也此歌舞之樂乃吾君幽公之所爲女  
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其諷切之者至  
矣舊說以無望爲刺君之辭言其威儀不足觀望亦通  
但以國人刺君而正斥之曰湯

次其擊鼓

虞韻

宛丘之

下

叶虞韻

無

漢書作

冬無夏值

豐本作

其鷺羽

虞韻

賦也坎

通作發說文引詩發發鼓我今文作坎坎鼓我發說文  
云舞也字从章从夂从夂夂樂有章故从章夂者降也舞  
有升降故从夂夂象人兩脰有所躡也舞者之行步久  
久然故从久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

击又將爲擊击聲乎應劭云鼓者春分之音以助萬物  
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  
也故曰坎其擊鼓後章放此無冬無夏言無時不然范  
祖禹云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于是時必少  
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值說文云措也  
猶持也鷺水鳥爾雅云春鉏也一作春鋤陸佃云步于  
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方言鷓鴣謂之獨春與此  
同意陸璣云鷺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  
春鉏遼東樂浪兵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  
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  
然與衆毛異欲取魚時則弭之禽經云鷺啄則絲偃鷹  
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郭璞云其頭翅背上有長翰毛  
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鷺縷羽說文云鳥長  
毛也毛云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玄云翳舞者所持以  
指麾愚按此即下章所謂翻也與周禮之羽舞不同彼  
乃翟羽舞人所執衛詩右手秉翟是也此舞師所執宋

太樂文舞不用翟羽而用  
鷺羽蓋感於此詩所云矣

坎其擊缶

有韻宛丘之道

有叶

韻他  
口翻無冬無夏值其鷺翻

叶有韻殖有翻爾雅豐氏本俱作轟賦也爾雅云蓋謂

之缶孔云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注謂艮爻也位近  
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  
又史記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坎卦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注謂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  
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  
星之形又如弁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  
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  
盈缶注謂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左  
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  
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國語云缶絲尚宮陳暘云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員  
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



因使鄭以縻絡冥缶而鼓之是以易之鼓缶而歌見于  
離詩之擊缶見于宛丘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  
孰謂始于西戎乎顧起元云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杖擊  
之墨子吟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缶其來久矣又黃佐  
云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于豐徒衆習其聲以歸國人  
化之翻解見君子陽陽篇陳祥道云春秋傳曰舞師題  
以旌夏則鷺翻蓋若今大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又詩  
故云擊鼓擊缶舞鷺羽鷺翻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梁  
武于佛矣踵大姬之餘習也顏師古亦云鷺鳥之羽以  
爲翻立之而舞以事神也愚按商書伊尹曰敢有恒舞  
于宮酣歌于室是謂巫風况其  
真溺于巫而恒舞于道上者乎

### 宛丘三章章四句

申培說以爲陳人譏其大夫之  
詩此特因章首有子之一字耳

玩詩意似不然子貢傳闕文又按春秋桓五年書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傳云曷以爲二

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亦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然則此詩所云宛丘之下宛丘之道無冬無夏者其即刺陳侯鮑與未可知也

東門之扮刺陳風也巫覡盛行女子往往棄其業而

觀之

班固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

好巫鬼鄭玄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孔穎達云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詩稱擊鼓于宛丘婆婆于扮掬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匡衡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黃佐云大姬好巫禱本于忠信以通神明之德豈非  
肅肅之化哉但流俗日至于匪彝爾蘇轍云列國之  
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于  
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于惡其後周德既衰諸  
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而不善  
者日以益甚故陳以大姬之餘俗爲游蕩無度亦理  
勢然也愚按時幽公恒舞酣歌國人化之相與縱觀  
巫覡資其遊戲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毛傳繫  
此詩于宛丘之後所以著巫風  
之自若歸咎于大姬或未足信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麋韻

子仲之子婆

說文豐氏本豐俱作嬖後同娑本

作其下

叶麋韻後五翻其東門與丘之間

賦也嚴粲云陳都宛丘之側乃國之交會戴氏云陳詩多

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爾雅云榆白枌邢昺疏云榆之皮色白名枌然則枌即白榆也陸佃云先敷葉後著

英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  
之人就以息焉齊桓公時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  
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  
是故也翔解見鷓鴣羽篇粉棚之陰皆入之所趨而聚者  
子仲之子孔云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  
子仲者故氏子仲也嚴云子女子也愚按以下文婆婆  
觀之字皆从女則子仲之子即女巫是也詩之子于歸  
亦以女子爲子婆婆說文作嬖云奢也奢者張也婆說文  
云舞也李巡云婆婆盤辟舞也舞所以娛神或婆婆  
于扮之下或婆婆于棚之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陸德明本作于差翻韓詩作嗟南方之原豐本作  
且云苟且也于差翻韓詩作嗟南方之原宛丘之  
坡蓋因見原字于韻不叶疊改之耳不績其麻叶歌韻  
然四句何必盡用韻鄙淺不足信

市

潛夫論

也婆婆

歌韻

賦也

穀爾雅云善也旦早朝

始而言孔以無陰雲風

也本一日之始而言孔以無陰雲風

雨謂穀且是也差說又云不相值也爾雅云廣平曰原  
又說文云高平之野曰原南方之原高明之地子仲之  
子向皆婆娑于粉棚之下而今忽變而之于南方之原  
則自故處求之而不可得矣故曰穀旦于差也續緝也  
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此女子聞子仲之子婆娑于南  
方之原之市因遂不續其麻而欲往觀之也漢王符潛  
夫論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  
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  
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  
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  
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  
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  
晚此熒惑細本穀旦于逝霽韻豐氏越以駸邁叶霽視  
民之甚者也本作市

爾如菽蕭韻貽我握椒蕭韻豐氏本作采賦也逝往也  
此穀旦之時既知子仲之子所在

詩經世本古義 六十五

因往而從之越爾雅云於也駸通作總說文云聚東也  
孔云麻縷每數一升用繩紀之邁爾雅云行也駸邁言  
狹其麻總而行不暇績也爾指子仲之子也爾雅云菽  
蚘蚘毛傳以爲苾芣郭璞云今荆葵也謝氏云小草多  
華少葉葉又翹起陸佃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羅願云華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大  
抵似蘆蕪華濮氏云苾芣紫荆春時開華自根及幹而  
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蚘蚘俗曰火蟻愚按  
此以同時湊集而觀子仲婆婆者其人亦如蚘蚘開華  
之盛故曰視爾如菽舊說皆謂以菽華比女色似未合  
握說文云搯持也陸佃云持五指也在外爲持在內爲  
握椒毛云芬香也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謂  
如上巳修禊以薰草藥沐浴滌邪穢椒之實芬香故子  
仲之子取以相貽亦辟除不祥之意如後世元正小歲  
皆進椒酒亦其類也巫之所以結納人心者其術在是  
此婦人女子輩之所以樂觀之與鄧元錫云國語曰古

者民神不禱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惑于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序云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

巫會於道路歌舞于市并爾朱子亦云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愚按此詩所言娑娑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羣然歌舞于市中者况不續其麻二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子貢傳

申培說  
俱闕

衡門誘陳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出序歐陽修亦云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于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

詩以誘進之按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公得此諡則序所謂愿而無立志者蓋近之矣然是詩通篇俱賢者

自道之語蓋言已雖隱居無求而實有用世之具特君不見用耳誠用之則轉弱小為強大不難矣詩人

作此以誘進僖公其寓意如此叢爾國乃有此人惜姓名之不傳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支韻漢書棲遲作緝徒泌之洋洋可以樂音絡

韓詩外傳列女傳俱作療支韻韓詩外傳作饑鄭玄本及石經俱作樂支韻此章言已不見用雖邀

世亦足自樂也衡說文云牛觸橫大木徐鍇以為牛好抵觸用木闌制之然則衡乃橫木之義故毛傳解衡門

謂橫木為門也孔穎達云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棲即栖字禽經云陸鳥曰棲謂止



息也遲廣韻云久也緩也泌說文云狹流也洋洋朱子  
云水流貌飢餓也孫毓云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  
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陸燧云棲遲樂飢字連看上  
漏下濕恨不急去之爲快惟棲而遲則可久矣不曰忘  
飢而曰樂飢人惟飢餓切身未免愁煩惟樂而飢雖飢  
亦樂矣又樂飢一本作樂飢按說文云樂治也與療同  
義孔云飲水可以樂渴而云樂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  
則亦小癯故言飢以爲韻韓詩外傳云子夏讀詩已畢  
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  
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  
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  
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  
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

陽韻

豈其取

音娶下同

妻必齊之姜

陽韻賦而比

也此下二章言己若見用則展布必有可觀不問國之大小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語意相類歐陽修云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鮪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則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此所謂誘掖之也鮪解見汝墳篇姜齊姓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 豈其食魚必河之四岳之職周語云四岳賜姓曰姜

鯉紙韻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紙韻 賦而比也陸佃云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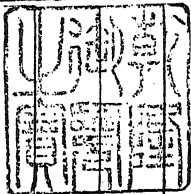
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又云河性宜魚故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鮪必河之鯉也列女傳曰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為河膠粘子宋姓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齊姜宋子言其族類之貴足為繫援非謂色之美也食魚不必于鮪鯉比小國亦可為娶妻不必于姜子比大國不足慕陳國有賢焉如此而僖公不知

其委靡而不能自立不  
亦宜乎按僖公幽公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朱子云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  
之辭申培說亦以爲君子樂隱

之詩愚謂如此說亦只贊得君子一半耳雖曰隨  
遇而安不願乎外地自間品格自高然使其徒  
爲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已也亦不過一自  
了之人耳於世道何賴焉子貢傳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六